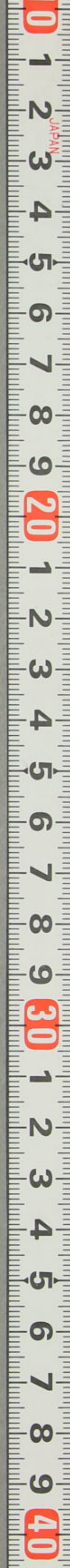




文選集釋

和16
1202
9



門八 16



文選集釋卷十七

涇 朱 琦 蘭坡

孫 應坊 校字 如圭

河陽縣作 潘安仁

類如槁石火注引詩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又云
槁與考古字通案今詩擊作鼓釋文鼓如字本或作
擊非正義曰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
字義竝通而御覽樂部鼓引詩不擊不考與此注皆
同或作本胡墨莊云毛傳考亦擊也與上文婁亦曳
也同例陸必以或作為非恐未然余謂今傳考擊也

蓋脫亦字觀善注所引可知槁與考通者音本相近
考工記輪人注揉謂以火槁之疏云槁就也左氏隱
五年經考仲子之宮疏云考是成就之義釋名釋喪
制曰考成也亦言槁也槁於義爲成凡五材膠漆陶
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是二字義通故考之爲擊亦可
借作槁矣

迎大駕 潘正叔

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注引漢書侯文謂孫寶曰豺
狼橫路不宜復問狐狸案此所引見寶本傳又後漢
書張綱傳綱與人同受命巡察州郡獨埋其車輪於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注云前書京兆督
郵侯文之辭是綱語實本於文然世多知綱不知文
殆以文欲寶窮治大俠杜穉季而未行綱則奏彈梁
冀風節較著也

赴洛 陸士衡

撫劍遵銅輦注云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案此詩本
士衡爲太子洗馬時作故注云然據續漢書輿服志
云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櫛文
畫幡文輶金塗五末彼注引魏武帝令問東平王有
金路何意爲是特賜否侍中鄭稱對曰天子五路金

以封同姓諸侯得乘金路與天子同其自得有非特
賜也銅爲金三品之一然則銅輦亦金路耳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陶淵明

標題下注引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
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
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
而已案汲古閣摹刻蘇文忠手書淵明集後有宋虎
邱僧思悅跋云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
辰凡十七年祇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
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前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

在官八十餘日卽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十六年庚
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明傳云自宋
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之出處得其實矣
甯容晉末禪宋前二十年輒云恥事二姓所作詩但
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首
所題甲子但偶記一事耳後人類而取之亦非淵明
之意也余同邑趙琴士徵君讀書偶記云淵明文章
晉標年號宋書甲子宋書實爲此說南史亦同 惟晉書刪
此而李善取以注文選夫沈約工詩旣去淵明不遠
李善最博未必耳食爲言此二公當非不見淵明集

者使集中書甲子僅此九首又皆在晉時而無標晉年號者此亦開卷可得而何作此言意集中所書年號甲子轉相傳寫必爲後人所刪去而此數首特刪之未盡耳未可便以爲宋書文選注之失也且淵明未必首首題年號甲子不過於一年所作之前題之如飲酒讀山海經等使題云某年號某甲子飲酒讀山海經成何等語耶此數首特記一事故書甲子於題首而是歲中所標年號必在前矣後人刪去之而此數首之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此情理自然可想而知乃何義門欲改文選注以爲當云自永初以來

不書甲子鑿空爲說殊可異也余謂如思悅之論殆因此詩題辛丑卽庚子後一年去禪宋時尙遠故爲此說但於宋業漸隆不復肯仕亦以爲得其實而近人閻氏詠并辨淵明之先非出土行據宋書所載命子詩爲證今觀其詩五章言長沙勳德謂侃也六章卽言其祖考其二云惠和千里者淵明祖茂爲武昌太守也然則茂當是侃十七子中之一層遞而下正相聯貫何得云昭明作淵明傳誤讀此詩又引集內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與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旣遠已爲路人而謂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卽漢高

時功臣陶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余考侃封長沙郡公此贈長沙公詩蓋襲爵者宋書紀侃之卒在晉成帝咸和七年綱目作淵明九年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年六十三上溯之爲晉哀帝興寧三年是淵明之生距侃卒尙二十餘年以爲曾祖世次正合侃多子族屬本繁且傳數代閱時甚久中更喪亂各有轉徙其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固情理所有閩氏自謂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然晉書宋書南史皆正史也言侃爲淵明曾祖無異詞乃不之信豈非矛盾既據詩序序明云同出大司馬顧又

改大爲右以就其說何耶又王氏昶書陶淵明傳後云侃子十七人見於史者九人惟瞻子宏襲侃長沙公爵傳子綽之孫延壽及宋受禪降爲吳昌侯淵明所稱族祖長沙公必延壽也延壽係侃四世孫淵明尙謂之族祖序復稱爲路人是服已盡者淵明當爲侃七世孫各傳稱侃曾孫恐誤也吳仁傑撰年譜謂當稱族孫稱族祖者乃字之誤亦恐臆斷此說世次雖異而以爲侃後則同本書顏延之有陶徵士誄延之宋人與淵明相契爲之稱曰有晉徵士不待綱目之書知淵明恥事二姓確然無疑至流傳陶集於年

號甲子未免參差則趙說最通達特備錄以俟後人
 論定云。又案此詩之辛丑當為晉安帝隆安五年
 時淵明三十七歲不應詩云閑居三十載疑三十乃
 二十之誤詩又云投冠旋舊墟養真衡茅下蓋已懷
 退遜之志閱四歲乙巳遂踐其言矣若集內別有辛
 丑正月五日遊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則王氏鳴盛
 十七史商榷謂曾見宋板陶集丑一作酉十一作日
 是彼辛丑為辛酉之誤可知

標題下注又引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
 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案水經江水二篇注云江

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晉太康
 中改曰沙陽縣又云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
 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也又云右則塗
 水注之水出江州武昌郡武昌縣泰山西北流逕汝
 南僑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難南逼戶口南渡因置斯
 郡治于塗口方輿紀要云今嘉魚縣北有沙陽城赤
 壁山在縣西北元和志山在蒲圻縣西百二十里時
 未置嘉魚也余謂今之蒲圻本漢沙羨縣地元和志
 所云與江圖僅差十里則此注赤圻即嘉魚之赤壁
 矣紀要於今江夏縣之赤壁山云一作赤圻亦曰赤

磯俗言周瑜破曹操處誤也是殆非此注之赤圻附案

今江漢間言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也孫曹鏖兵處當以嘉魚為可據亦見紀要

又云塗水一名金水西北流入大江亦曰塗口亦曰金口張舜民曰金口在鄂州西南六十里

不為好爵榮注引易曰我有好爵吾與子縻之案今易

靡字漢上易傳引子夏作縻縻與靡古通用釋文引

陸績作縹縹即縻也廣雅釋詁縻係也蓋謂係戀也

此正文榮字何氏校本依陶集改縹是也玉篇縹旋

也廣韻縹繞也皆與係義近胡氏考異乃云當作營

引易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然是否卦象辭與

中孚卦無涉注意似亦以縻釋縹若作營則上為字

文義未合考異又云陶集詠貧士第四首好爵吾不

榮可見縹未必非又縹之誤余謂彼處縹當亦縹之

誤且吾不榮原可通而此不為好爵縹固縹字較長

今本蘇詩施注引陶貧士詩則作好爵吾不縻益知

考異所見之本作縹者非矣

富春渚 謝靈運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注引吳郡記錢唐西南五十

里有定山橫出江中赤亭定山東十餘里案方輿紀

要定山一名獅子山錢唐縣東南四十里洪氏圖志

同水經注縣東定已諸山西臨浙江是已此注西南
疑誤紀要引南征記赤山埠西走富陽南出江灘有
六和塔殆即赤亭也又浙江於蕭山縣西曰定山江
蓋以山得名相距二十許里有漁浦對岸為錢塘之
六和塔詩上聯所云宵濟漁浦潭者也

登江中孤嶼 謝靈運

孤嶼媚中川注引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案
說文嶼字在新附中云島也玉篇嶼海中洲廣韻同
此注本無指實而寰宇記云孤嶼在温州南四里永
嘉江中渚長三百丈濶七十步嶼有二峯方輿紀要

遂以為山名云山與城對兩峰上各有塔山麓有江
心寺當是後人因康樂此詩以名之耳。又案嶼為
俗體前上林賦行乎洲淤之浦注引方言曰水中可
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與於同聲則嶼當作淤

初去郡 謝靈運

獲我擊壤聲注引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為之前
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
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案羅泌
路史帝堯紀蒼髻巷歌黃髮擊壤乃用張景陽七命
文其子萃注云藝經曰壤以木為之前廣後狹此後

世依託者又風俗通曰形如履長三四寸下僅以爲戲俱妄要是敲擊土壤爾據此則云壤木爲者羅莘已駁之但莘誤以風土記爲風俗通耳觀此注下引論衡擊壤於塗高士傳亦曰擊壤於道中安有行道塗而預攜木壤以爲戲乎而謂堯時已有之乎至御覽引風土記作壤尺三四寸困學紀聞引作長尺三寸路史注長下亦應有尺字此注作四尺三寸則張氏誤雲谷雜記以爲傳寫之誤是已余謂明堂位土鼓賁籥伊耆氏之樂也鄭注賁讀爲缶蓋上古以土爲樂器故擊壤而歌卽擊土壤以爲節也

入彭蠡湖口 謝靈運

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注引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二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遍於兩岸案如注語似石鏡松門爲二山據一統志松門山在南昌府北二百十五里上有石鏡則是一地也方輿紀要云松門山在今都昌縣南二十里俗呼岩堯山都昌本彭澤縣地鄱陽湖亦在縣東南二十里故入湖口卽近松門山矣。又案水經廬江水篇注云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生嶺端嶺南有大道

順山而下若畫焉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影晨光初散則延暉入石豪細必察故名石鏡據此則石鏡山亦廬山之支麓別言之耳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顏延年

清氛霽岳陽注引說文曰氛亦氛字也案注中上氛字胡氏考異謂茶陵本作雰是也說文气部氛祥气也重文爲雰段氏謂雰爲小雅雨雪雰雰之字月令雰霧冥冥釋名氛粉也潤氣著艸木因凍則凝色白若粉也皆當作雰與祥氣之氛各物不當混而一之但雰既爲氛之重文一切經音義十三古文氛雰同前

西京賦消雰埃於中宸薛注雰埃塵穢也蓋亦以雰爲氛矣注又引左傳杜注氛氣也案此見襄廿七年傳楚氛甚惡注而昭十五年傳云非祭祥也喪氛也杜注氛惡氣也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氛韋注氛履氛凶象也凶曰氛吉日祥段氏謂統言則祥氛二字皆兼吉凶析言則祥吉氛凶說文云祥氣是統言之此詩清氛正屬祥氣攷異謂善引說文雰字爲注其正文作雰明甚而今本作氛則與本義尤合

還都道中作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注引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

西南水路一百二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

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

洲在下非子胥渡處也案方輿紀要今繁昌縣有南

陵戍在縣西南下臨江渚胡氏曰六朝時江州東界

盡於南陵蓋謂江津要處非今之南陵縣

梁置南陵縣治赭圻亦在繁昌

界非今治義熙六年盧循攻建康不克南還尋陽留

其黨范崇民據南陵據此則南陵在尋陽之下而江

圖之蘆洲在武昌縣西三十里水經江水三篇注云

邾縣故城即今之黃州府南對蘆洲亦謂之羅洲是也蓋在

尋陽上流不應先宿南陵而後入蘆洲故注辨之今

亦未能指其處若亳州東別有蘆洲乃渦水之北岸

不臨江渚明非此矣

望荆山 江文通

荆山下無注案漢志左馮翊襄德下云禹貢北條荆山

在南所謂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者也又南郡臨沮下

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所謂荆及衡陽維荊州者

也山海經荆山在景山東北百里胡氏雖指謂卽卞

和得玉處本詩首句云奉義至江漢則正臨沮之荆

山矣若今懷遠縣治西南別有荆山蕭梁於山下立

堰以遏淮流水經注淮水過塗山而後至荆山者又

方輿紀要云今河南禹州古之陽翟也州西北五十

里有荆山洛陽記齊武帝於此採玉者蓋皆非此

附案

卞和抱璞語見續漢志注引荊州記

始知楚塞長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

楚之北塞也案方輿紀要今汝州魯山縣本漢魯陽

縣地治南有魯陽城縣東北八十里為魯山又魯陽

關在縣西南九十里與南陽府南召縣分界即三鴉

路口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揮戈日返三

舍即此關控據要險自昔為必爭之地矣余謂詩下

文南關繞桐柏西嶽出魯陽注引漢書曰南陽郡魯

陽縣有魯陽山今漢志但云魯山無陽字縣以山名

謂魯山之陽耳注殆因魯陽與桐柏為對故增其字

實則魯陽言其地非必言其山陽字當衍。又案後

張景陽雜詩云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

丈圍木數千尋水經清水篇注曰清水又東魯陽關

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南分水嶺南水自嶺南流北水

從嶺北注故世俗謂此嶺為分頭也其水南流逕魯

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下即引張詩為證則

關之險阻斯亦可見故此詩以為楚塞也

從軍詩 王仲宣

文選集解 卷十七 七 小高卷齊

標題下注云魏志建安二十年二月公西征張魯十一月至自南鄭侍中王粲作詩以美其事案王氏昶書此詩後云曹操於建安二十一年方以公進爵為王第一首稱相公良是第四首不應即稱聖君也且三國志獻帝二十年七月操軍入南鄭十二月自南鄭還而第五首云朝入譙郡界攷漢書譙在沛郡後漢書同竊謂操本以征張魯至陽平魯破回至南鄭去譙絕遠不當至譙惟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征孫權至譙二十二年正月軍居巢三月引軍還仲宣似兩次從征征西一首征吳四首裴松之專取第一首注于

二十一年之下是也觀第一首中西收邊地及歌舞入鄴實已意盡語竭而第二首起句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自屬別起之勢昭明取兩次詩并於一題善注因之則裴注不誤而善誤耳且後詩中又有桓桓東南征討彼東南夷其為征權而非征魯之作無疑余謂王說固然然善注於次首起二句下明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從征吳作此四篇於桓桓東南征下注又云東南謂吳也則善未嘗誤特於總題下少分別耳王氏但見題下之注而失檢詩中之注亦踈至兩次詩合為題與後魏文帝雜詩二首非一時

作正同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注引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案此見食其傳塞作守方輿紀要云今大名府滑縣本漢白馬縣有白馬山縣以山名津去山可二十里許卽大河渡處胡氏曰河自黎陽遮害亭決而東北流過黎陽縣南河之西岸爲黎陽界東岸爲滑臺界其津口曰白馬津水經注津在白馬城西北因名余謂如紀要所載今之魏縣與滑皆大名所屬魏縣至臨漳僅五十里臨漳卽鄴都也白馬津亦在滑縣西普泰二年爾朱兆攻高歡於鄴敗走滑臺知其

接壤矣故詩言朝發鄴都而暮卽濟此津也

許歷爲完士注引許歷說趙奢事完謂全具也案孫氏補正引何云史記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完當作軍傳寫誤也余謂注又引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則作完亦通不必如何之改字但如注說則完士是美詞與下句一言猶敗秦猶字語意不合據史記索隱引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說文耐下云罪不至髡也耐之重文爲耐應劭注高帝紀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鬢段氏云髡者鬚髮也不髡其髮僅去須鬢是曰耐亦曰完謂

之完者言完其髮也刑法志當髡者完為城旦春然則此詩意蓋謂許歷係城旦之人有罪從軍而猶能出一言以敗秦也何氏以為過於紆曲殆未識古義

矣附案漢舊儀云秦制凡有罪男髡為城旦女為春皆作五歲完四歲鬼薪三歲此尤是完字明證

飲馬長城窟行 古辭

標題下注引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案水經下脫注字此見河水三篇今本云武泉水入荒干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側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

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扳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李注蓋櫟括其辭以酈語觀之可知其地所在且李氏標為古辭云不知作者姓名玉臺新詠謂此詩蔡邕所作而酈引琴操有是名琴操正邕譌也

短歌行 魏武帝

惟有杜康注引博物志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康字仲宣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案說文巾部帚下云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穉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段氏謂嫌卽夏少康故釋之酒下又云儀狄作

酒醪杜康作秫酒見世本在博物志前而注失引若王著語則段云以文為戲未可為典要是已

苦寒行 魏武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注云高誘呂覽注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案漢志河內郡山陽下云東太行山在西北壑王下云太行山在西北胡氏錐指曰太行列子作太形則行讀如字亦可太行一名五行山淮南子武王欲築宮

於五行之山高誘注太行山也漢志以在壑王者為

太行而在山陽者為東太行其太行之支峯乎余謂

此注舉野王而遺山陽尚書孔疏則舉山陽而遺野

王 野王今河內縣 皆得其一偏若方輿紀要云太行山 亦曰王母

山又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二十里山西澤州南二十

十里又云太行山西垂在平陽府絳州絳縣東二十

里又云太行山亦曰西山在順天府西三十里蓋以

太行首起河內北至幽川延袤二千餘里 此說胡東樵不然之

詳見故隨所在得言之也漢志上黨郡壺關下云有

羊腸阪而太原郡晉陽下不及據紀要引通釋則羊

腸有三一在懷澤間卽太行阪道括地志河內縣北
 有羊腸阪元和志太行陁在懷州北濶二步長四十
 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實爲險隘是也一在潞安府
 壺關縣東南百六里戰國策樊餘謂楚王韓兼兩上
 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蘇厲遺趙王書秦以二
 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非王有又王莽謂左威將
 軍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杜佑曰羊頭阨卽羊
 腸阪正漢志所稱也一在太原西北九十里吳起曰
 夏桀之居伊闕在南羊腸在北淮南子注太原西北
 有羊腸阪通河西上郡隋書煬帝登太行問崔曠何

處有羊腸阪對口漢書志在上黨壺關縣帝曰不是
 又答曰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羊腸
 阪帝曰是也則卽此注所云晉陽者矣晉陽今之太
 原縣也注又云太行孟門之限者史記吳起謂魏武
 侯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左氏襄二十三年傳齊
 侯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杜注孟門晉
 隘道史記載此事亦同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
 錐指云蓋卽所謂白陁紀要於今衛輝府輝縣云太
 行山在縣西五十里連懷慶府界有白陁太行第三
 陁也輝縣爲漢共○又案何氏以此詩爲征高幹時

作張氏膠言據魏志漢建安十年高幹以并州復叛
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公征幹圍壺關拔之於
情事頗合則詩中所言羊腸坂宜指壺關也

箜篌引 曹子建

標題下注引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
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
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案所引漢書見
郊祀志其文云武帝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
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
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
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土
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史記孝
武紀文同而空侯字作箜篌皆不云坎侯也惟風俗
通云箜篌一曰坎侯或曰空侯取其空中是坎侯之
說實出應劭樂府解題云漢武令樂工侯暉依琴造
坎坎或作鞞侯工人之姓因名坎侯後譌爲箜篌蓋
卽本劭說而侯暉與侯調名異其云譌爲箜篌與史
記漢書不合且劭既云取其坎坎應節又云取其空
中固二義竝用余謂坎宜作鞞說文鞞絲也舞也樂

有章也正合祠用鼓舞樂之義鞞从夂从章夂聲此從
段本校夂即降字降可讀若洪與空音相近亦形隨
議亦同聲變也乃宋書樂志亦以後言空者為訛錢氏攷異
云說文引詩鞞鞞舞我鞞鞞即坎坎也而鞞即从鞞
得聲鞞與貢通則坎之為空又何疑焉若廣韻云箜
篥樂器下引釋名曰師延所作靡靡之音出桑間濮
上集韻亦云師延作蓋空國之侯所好則以為非起
於漢武而空國尤屬無據廣韻又引續漢書靈帝胡
服作箜篥此更在後矣

名都篇 曹子建

膾鯉鴈胎鰕注引蒼頡解詁曰鴈少汁雁也案廣雅鴈
臄臄雁也雁俗雁字說文鴈雁也雁肉羹也爾雅肉
謂之羹郭注肉雁也段氏云羹有二實於鉶者用菜
芼之謂之羹實於庶羞之豆者不用芼亦謂之羹禮
經牛腓羊臄豕臄鄭云今時雁也是今謂之雁古謂
之羹余謂說文雉肥肉也雉與鴈聲義相近後七啟
云鴈漢南之名鴈是以鴈為雁楚辭招魂云酸鴈鴈
鳧是以鳧為雁又云露雞雁蟪蛄乃大龜則龜亦可
為雁七啟又云寒芳苓之巢龜彼注謂今之雁寒也
雁與鯖同醬類也本詩下句云寒鼈正與七啟語相

似醬稱寒者廣雅醢醬也醢與涼通周禮漿人鄭注涼今寒粥膳夫注涼作醢寒正涼之義此注謂寒韓古字通引釋名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為蓋失之詩云寒鼈炙熊蹯寒與膾為對文若作韓則不稱矣

齊謳行 陸士衡

崇山入高冥注云崇或為嵩非也案說文崇山大而高也釋名作山大而高曰嵩詩大雅崧高維嶽毛傳及爾雅皆云山大而高曰崧孔子閒居引詩崧作嵩段氏謂崧嵩二形皆即崇之異體今之中嶽禹貢曰外方左傳曰太室國語曰崇山韋注古通用崇字太平

御覽及徐鉉竝引其語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即崇高也漢武帝始改大室為崇高山崇字地理志作崧體之小異耳史漢或崇嵩錯出要無礙為一字蓋崇高本非中嶽之專稱後人以崇為汜辭嵩為中嶽強生分別許造說文則不取嵩崧字矣余謂此詩崇山亦泛言之唐時崇嵩已別故注以作嵩為非耳

吳趨行 陸士衡

泠泠祥風過案孫氏補正引何云江淹擬許徵君自序詩引此作鮮風吳郡志及樂府同鮮風猶西風兌為閭闔風閭門應之故曰鮮或如詩度其鮮原之鮮詰

爲善善風亦與洽洽相貫余謂書大傳云西方者何
鮮方也易隨卦虞注兌爲西故何氏云然若以鮮爲
善合於列子御風洽然善也之義未免傅會且祥何
嘗不訓善乎則作祥亦可通

苦熱行 鮑明遠

茵露夜沾衣注云宋永初山川記曰宣州鄣氣茵露四
時不絕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卽潰爛案陳藏
器本草云茵米可爲飯生水田中苗子似小麥而小
四月熟蓋卽爾雅之皇守田也皇茵聲相轉然米旣
可食不得有毒又有莽草一名茵草陶注云莽本作

茵俗訛呼爾人用擣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卽死浮出
故太平御覽引萬畢術曰莽草浮魚卽爾雅之莽春
草本草衍義引孫炎云藥草也俗呼爲茵草郭注一
名芒草中山經葦山有芒草可以毒魚是也芒與茵
聲近芒莽莽又俱一聲之轉李時珍曰此物有毒食
之令人迷罔故名茵草山人以毒鼠亦謂之鼠莽然
則茵草誠毒而生於炎方受瘴癘之氣其毒愈重耳
張氏膠言但知別一草而無所指實未免失考

戈船榮旣薄注引漢書曰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
陵下離水案所引見武帝紀元鼎五年討呂嘉事亦

見南越傳又史記東越傳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
若邪白沙二役戈船皆無功後封賞不及故云榮旣
薄也戈船者漢紀注引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
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船下因以爲名臣瓚曰伍子
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師古曰以樓船
例之則非謂載干戈也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
蟲之害張說近之而王氏學林則云離水在漢屬零
陵郡南過桂林入蒼梧石灘延亘屈曲湍瀧舟之行
也縈回避石阻礙萬端然則船下不可安戈信矣戈
船者將軍之號也言能乘船而用戈以戰故謂之戈

船將軍非載干戈者也載干戈者載任器之舟耳余
謂船下安戈萬不能施之於戰王說是已但尋常江
湖置戈以避患害似不得謂竟無其事且王氏云載
任器之舟豈干戈別載一舟而戰船反不具語亦未
合惟張氏誤引吳越春秋云樓船之卒三千人又云
戈船三百艘西京雜記云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
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旛
旒旒葆麾蓋照灼涯涘據此知因戈戟爲長兵列之
於船以著威武遂有戈船之名所證益明矣

附案前
吳都賦

戈船掩於江湖
注亦引越絕書

伏波賞亦微注引後漢書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阯斬
 徵側還京師位次九卿案金氏姓云史記元鼎五年
 討南越路博德為伏波將軍伏波南征不自馬援始
 也援本傳援謂孟冀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
 郡裁封數百戶余謂此證較勝但觀援語正以其事
 相似而援後更蒙讒譖則兩人固可通言此注乃專
 舉馬援者蓋伏波將軍之號人多祇知馬援而不知
 路博德故桂林灘江有伏波巖巖有祠本祀路博德
 後亦屬之馬援劉後村詩昔為博德祠今乃文淵饗
 是也見近人喬氏萊集中

放歌行 鮑明遠

將起黃金臺注云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
 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
 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二說既異故具引之案水經易水篇注云故安縣有
 金臺陂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
 北加減高十餘丈昔慕容德本作垂誤之為范陽也成之
 卽斯臺也北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竝高數丈秀
 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徑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
 堵咸淪柱礎尚存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

士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
自遠而屆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
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故彫牆
敗館尚傳鐫刻之名察其古跡似符宿傳矣周氏密
齊東野語曰燕臺世多以為昭王而王隱以為燕丹
何也後見水經注云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乃知
隱以為燕丹者蓋如此余謂據劉氏昫舊唐書漢故
安縣即今易州隋開皇中始易置於故方城縣界改
故曰固此即今順天府屬之固安縣也酈注亦謂金臺在故安方輿
紀要云在今易州東南二十里是此注所稱一說實

一地非有異也若述異記云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
則其說不同朱氏彝尊曰下舊聞曰按隋上谷圖經
酈注水經金臺在易州明矣京師故迹傳是後人所
築然自六朝至今垂之載記形之歌詠當並存不廢
趙氏謂一統志今都城及定興安肅皆有黃金臺惟
在易州者為有據餘皆後人所為是也

升天行 鮑明遠

解玉飲椒庭何氏曰解玉謂服玉屑張氏膠言因據周
禮鄭司農注王齋當食玉屑以證之案解玉與上冠
霞為對義當相類注引郭璞游仙詩振髮戴翠霞解

裼禮絳霄而未釋玉字殆謂解玉卽解裼之意玉或指帶言與若作殮玉則解字不合且與冠霞不稱何說恐非

挽歌詩 陸士衡

前挽歌標題下注引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案酉陽雜俎云世說挽歌起於田橫摯虞新禮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曰挽歌其來久矣據左傳云會吳子代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

死也莊子曰紼謳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云紼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爲人用力也案禮記雜記云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鄭注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喧躑也則執紼不應有謳但又云執金鐸率眾是固有金聲矣意者執紼人多恐其喧躑以致御柩者步武不齊而御柩之人不能無邪許與抑或紼謳起於春秋戰國之間皆無顯證

龍幌被廣柳注引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繡荒鄭注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案所

引見喪大記彼疏云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
 侯皆畫龍池謂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
 邊爪端象宮室有承雷也天子四池諸侯闕後故三
 池振容者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
 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黼荒者柳車上覆謂鰲
 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據爾雅釋言荒奄也奄正
 蒙之義說文幌設色之工治絲練者然巾本以覆物
 故荒可从巾玉篇幌幪也幪覆也蓋衣也但古者龍
 帷而荒則黼此言龍幌殆後世幌亦畫龍矣
 舍爵兩楹位注引儀禮曰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而

於舍爵字無證案左氏桓二年傳凡公行告于宗廟
 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釋文舍音赦置也舊音捨然
 捨通作舍亦置也又定八年傳子言辯舍爵于季氏
 之廟而出釋文舍讀如字余謂古釋奠之釋亦作舍
 故釋亦訓置此舍爵謂置酒以奠也注當引傳文

荆軻歌

序云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曰案如序文似
 此歌爲宋如意和作矣曰上當復有歌字方晰善於
 宋如意無注亦漏張氏膠言引淮南泰族訓及水經
 易水篇注皆有宋如意新論辨樂篇作宋意而史記

荆軻傳不及余謂史記正義引燕太子云太當田光

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

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

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是宋如意與

夏扶秦武陽皆荆軻一輩人故和其歌必有辭但

逸不傳耳附案藝文類聚及初學記並引宋玉

扶風歌 劉越石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注引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

莫門北向案方輿紀要漢洛陽北面二門東曰穀門

以穀水所經而名魏晉以後曰廣莫門殆取左傳狄

之廣莫于晉為都語也西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潘

安仁在河陽縣詩所謂大夏緬無覿也孫氏補正引

許云光熙元年冬琨始為并州刺史由洛赴并爾後

不復至洛矣此詩之作當在永嘉六年琨收兵常山

中山晉陽被襲之時或建興三年自飛狐奔薊時廣

莫門蓋晉陽等處有此門名必非洛陽城門也余謂

詩作於何時本難確定但詩有顧瞻城闕語似謂出

洛陽門者近是乃云并州有廣莫門而無可考證此

殆臆為之說○注又引漢書曰高都縣堯谷丹水所

出也案高都漢志屬上黨郡水經沁水篇注云沁水

又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即斯水矣又丹水東南流注于丹谷即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趙氏引厄林日文選李注蓋即酈元之說然上黨去雒千五百里朝發雒城暮宿高都雖有乘風之翼躡景之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詩曰顧瞻望宮闕豈有天井關頭漢志高都可有天井關睇德陽殿角乎考地志宏農有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均者斯為近之此丹水已見上林賦余謂厄林之說以道里計之殊不合據紀要所載上雒為今

陝西之商州距河南府八百八十餘里即析為南陽府之內鄉距河南府盧氏縣四百八十里而盧氏至府尚遠何得轉謂其近若高都故城在山西之澤州州今為府距河南府二百八十里而丹水至河內縣謂之丹口河內即懷慶府治至河南府祇百四十里朝發暮宿未為不可雖上黨與河南異郡而水經注云丹水逕二石人北其石人各在一山犄角相望南為河內北為上黨二郡以之分境是正接壤安有千五百里之多乎且商州在河南府之西南內鄉亦在南宜由南行無由發廣莫門惟河內與澤州俱在河南府

之東北正宜出自北門也然則高都所出之丹水視上雒既道里懸絕而北轍南轅尤爲乖互不解卮林何以云然而趙氏亦無所糾正也

古詩十九首

盈盈樓上女注云廣雅曰羸容也盈與羸同案廣雅釋訓羸羸容也羸卽釋詁之羸好也重言之則曰羸羸郭璞注方言云羸言羸羸也此與下盈盈一水間竝同音假借字後人詩或作水之盈盈非此義

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注引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案今琴操杞作芑其曲云樂

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墮
崔豹古今注則曰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
殖戰死妻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人生之苦至矣
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
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或因此文謂曲名不宜
自稱宜屬諸其妹然三百篇皆先有詩而序者爲之
篇目非立題以作詩也琴操內如孔子厄會子歸耕
楚明光莊周獨處吟等正同一例則此何妨爲殖妻
所作而後人因其人以名之乎觀此詩及琴操是漢
以前無妻妹之說崔豹晉人未明所據云杞城頽以

杞爲國而非氏亦誤又宋范氏晞文對牀夜語旣引古今注并及唐僧貫休詩謂味其詞似杞梁乃秦之築城卒殆因城崩而附會之不知杞梁事見禮記檀弓琴操言投淄水而死其爲齊人可知○又案孟子趙注本說苑列女傳言杞梁妻哭夫而城爲之崩正義著其名爲孟姜梁氏玉繩引崔秋谷云杞梁妻無名孟姜乃秦時范氏之妻哭於長城者傳譌合爲一人一事耳宋周煇北轅錄雍邱縣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亦是一證乃馬縞中華古今注以杞梁妻所哭之城爲長城寰宇記平州盧龍縣秦長城

東西長萬里杞梁妻哭城崩得夫骨卽此城也時代懸隔誕謬之甚據此知貫休詩與對牀夜語皆同斯誤矣

玉衡指孟冬注云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案注說固然而不但此也第十二首歲暮一何速上云秋草萋已綠下云蟋蟀傷局促第十六首凜凜歲暮下云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注引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於七月時言歲暮非亦用漢

正乎惟第十七首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實爲夏之孟冬後蘇子卿詩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注云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在改正之後然則孟冬寒氣至亦在改正後可知前人謂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之作信矣。又案近張氏庚古詩解曰史記天官書斗柄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斗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玉衡指孟冬則是杓指申爲孟秋七月也然下云白露沾野草白露爲八月節促織鳴東壁卽豳風八月在宇義元鳥逝安適又卽月令元鳥歸然則此詩是七八月之交舊注泥孟冬十

月大謬吳氏據歲差法以爲漢去堯二千餘年此時仲秋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此說亦未盡然蓋今時仲秋杓猶指酉也余謂史記云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張氏蓋約舉之集解引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是杓與衡之所指其時刻微有差也張意蓋不以此詩爲用太初以前之正朔然謂所言者秋時而孟冬非今之十月則同

兔絲附女蘿注云詩毛傳曰女蘿松蘿也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

附案今毛傳松蘿上有兔絲二字後九歌山鬼篇被
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注女蘿兔絲也無根緣物而生
又高誘注呂覽淮南云兔絲一名女蘿郭璞注爾雅
唐蒙女蘿女蘿兔絲云別四名皆以為一物神農本
草則於草部云菟絲一名菟蘆一名菟縷一名唐蒙
以唐蒙為一名王女不言女蘿而木部別有松蘿一
一與郭異名女蘿以為二物與此注引陸疏及自說同廣雅云
女蘿松蘿也兔邱兔絲也王氏疏證謂二物同類呂
氏春秋精通篇云人或謂兔絲無根非無根也其根
不屬也伏苓是淮南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

上有菟絲則菟絲亦生於松上漢書禮樂志云豐草
萋女蘿施則女蘿亦生於草上古詩云兔絲附女蘿
博物志云女蘿寄生菟絲菟絲寄生木上則二物以
同類相依附也故女蘿菟絲亦得通稱余謂此蓋一
物而所託者異詩釋文云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
二語已悉說者乃各明一義耳

迢迢牽牛星注但於前首牽牛不負輓下引詩睨彼牽
牛而此未釋案詩毛傳河鼓謂之牽牛河一作何本
之爾雅郭注云荆楚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郝
氏謂擔荷說文作儋何今南方農語猶呼此星為扁

擔蓋因河鼓三星中豐而兩頭銳下有儋何之象因
 名焉困學紀聞云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
 鼓也吳音訛而然而周氏密癸辛雜識則引李後主
 詩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
 望又以織女為黃姑翁氏元圻謂石氏星經織女二
 星河鼓三星皆作鼎足形或以河鼓為織女蓋因星
 象之似而誤余謂黃姑似為女稱故或以屬織女實
 非也後主詩不足據。又案爾雅前有星紀斗牽牛
 也彼牽牛為牛宿邵氏正義謂河鼓亦名牽牛所以
 別於星紀之牽牛郝氏則云星紀之牽牛即河鼓而

非牛宿并云史記天官書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蓋
 以牛星為牽牛故以何鼓牽牛為二星釋爾雅者因
 之而誤余謂郝說固然而邵言星紀之牽牛與何鼓
 別亦不謂何鼓之不名牽牛也漢晉天文志並從史
 記是牛宿為牽牛原非無據何鼓正牛宿之屬見步
 天歌故爾雅與毛傳云何鼓謂之牽牛也惟詩正義
 引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是直以何鼓即
 牛宿既未免於混史記索隱引孫炎曰何鼓之旗十
 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何鼓為牽牛此又旁及何鼓
 左右之星尤非矣

附案癸辛雜識攷星歷牽牛
 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

脉脉不得語注引爾雅脉相視也案今爾雅作覩相也
郭注覩謂相視也說文覩字云哀視也又眠字云目
財視也廣韻引作目邪視也郝氏謂眠與覩同古字
通用運命論與此處皆作脉脉竝爲譌俗余謂廣韻
二十陌引此詩作嘆嘆不得語說文嘆嗷嘆也段氏
云與夂部寂蓐義略同是也呂覽首時篇飢馬盈廐
嘆然未見芻也楚辭哀時命篇嘆寂默而無聲是嘆
爲寂靜之義故此云不得語嘆通作莫又與貉貊通
爾雅貉貊皆訓爲定詩貊其德音毛傳云貊靜也貉
貊皆與眠同音嘆亦聲之轉故或作嘆嘆但不如作
眠眠者言相視而不得語爲更有神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注引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
首求諸幽之道也案詩所言非泛指蓋洛陽北門外
有邙山冢墓多在焉則此卽謂北邙山之墓矣下首
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旣與此同又云古墓犁爲
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亦與此首
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詞意絕似倘一人所作不
應聯篇相犯若此殆後人湊聚而成如朱氏彝尊書
玉臺新詠後所云出文選樓諸學士之手也。又案
上東門乃洛陽之門已見前詠懷詩而張氏古詩解

引吳氏以為長安東門此篇似出西都人手然長安東面三門見水經注無上東門之名吳說誤矣

何能待來茲注引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高誘曰茲年也案困學紀聞引左氏僖十六年傳今

茲注云此歲閻氏若璩云趙注孟子今茲未能為今

年未能盡去是以茲為年翁氏元圻亦謂孟子下句

以待來年則今茲之為今年明矣又鶴林玉露補遺

云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

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余謂茲此也今茲來茲猶言

今此來此耳相對言之故為今年來年之稱乃因文

生義非單舉一茲字即為年也

文絲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

云儀禮鄭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禮記鄭

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絹反案宋趙氏德麟侯鯖錄云

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

纒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

楊氏慎曰長相思謂以絲纒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

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者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

解曰締締謂以鍼纒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

綢繆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可見詠物之工余謂

此蓋借絲為思借連結為結好猶蓮之為憐惹之為憶古人以同音字託物寓情類如是爾

與蘇武 李少卿

恨恨不得辭注引廣雅曰恨恨恨也案今廣雅釋詁恨悵也又釋訓悵悵悲也注中恨字殆悵之形似而誤桂氏札樸據五臣注恨恨相戀之情云恨恨即懇懇言誠款也慕容翰謂逸豆歸追騎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余謂說文恨怨也非誠款之義此送別合致愴悵楚辭九辯愴悵悵兮重言之則曰悵悵蜀志法正傳瞻望悵悵玉篇云悵悵悵悵也又後漢

書陳蕃傳天之於漢悵悵不已注云悵悵猶眷眷也是誠款意即寓焉慕容語當本作悵悵惟悵既訓悵而說文悵望悵也則義亦可通

四愁詩 張平子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音義曰梁父太山下小山也案方輿紀要梁父山在泰安州州今為府東南百十里而太山即在州北五里相去甚遠不得為太山下之小山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日地主祠太山梁父蓋二山竝稱又後漢書建武三十二年禪於梁父是梁父乃光武

封禪之所平子東漢人何敢以喻小人注皆非

美人贈我金錯刀注引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鑲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案高氏緯畧云馬戴詩飲盡玉壺酒贈留金錯刀正用四愁事貫休詩孤燈耿耿征婦勞更深撲落金錯刀此固言刀也劉孝威詩犀羈玉鏤鞍寶刀金錯鞘尤分明前人乃以錯刀爲新室錢文非矣據所引義自較勝要皆漢以後詔書注蓋未能定而兩存之然觀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柄

如涓曰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鏤之則西京時刀已有金錯平子似不應舉莽制爲言此固當是佩刀而非錢文也

路遠莫致倚逍遙注無釋五臣云倚立而逍遙不得志也案桂氏札樸云詩中四倚字皆語詞與倚通詩魏風河水清且漣漪書秦誓斷斷倚疏云倚者足句之詞不爲義也詩衛風倚重較兮釋文倚依也小雅兩驂不猗疏云不相依倚漢書孔光傳猗違者連歲注云猶依違耳皆倚猗相通之證知五臣爲臆說也余謂詩七月猗彼女桑本書七發注作倚彼女桑爾雅

倚商活脫釋文倚本作猗可見其互借古人語詞有
在句首者如七月詩是也有在句末者如魏風秦誓
是也有在句中者此詩是也又或爲伊一作繫亦猗
之同音通用字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注引漢書曰鬱林
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湘水出零陵案海內東經
云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郭注今湘水出零陵
此注所引作海南經殆有誤也漢志桂林縣屬鬱林
郡郡爲今廣西鬱林州及潯州府地而湘水所出志
云零陵縣陽海山續志作陽朔山水經湘水篇出零

陵始安縣陽海山酈注云卽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
零山蓋山之殊名山在始安縣北縣故零陵之南部
也

今爲桂林府屬之興安縣

經下云東北過零陵縣東而兩志卽

謂在零陵縣殆山亦跨縣境矣此詩言桂林而及湘
水者謂其道所經耳。注又云舜死蒼梧葬九疑故
思明君案舜葬處論衡史通路史皆辨之固爲有理
要皆想當然語帝世事遠莫能定然禮記檀弓已言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相傳自古水經注九疑山大舜
窆其南續漢志云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孔穎達
謂九疑卽蒼梧山胡三省曰太史公云舜南狩崩於

蒼梧歸葬於江南九疑則蒼梧九疑兩地也合而言之者誤余謂漢志蒼梧郡屬交州即今梧州府及潯州府地營道為零陵郡屬荆州即今永州府寧遠縣地本屬道州今並隸府自是兩處特因崩於蒼梧遂謂之葬惟酈氏云九疑山磐基蒼梧之野則統言之也若張氏膠言謂其荒遠唐虞之世不入版圖亦不盡然觀堯典已云宅南交大戴禮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南撫交趾墨子節用篇語略同是在蒼梧之外其地更遠顧謂洞庭以南即非所及乎

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案此詩前後三章

下四句皆同部一句一韻獨此末二句換韻張氏膠言疑有誤不知古人詩原無須截然整齊用韻亦變化如邶風燕燕篇首章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雨與羽野韻而及字非韻次章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及與泣韻而不與頽將為韻則此四章何必一律乎玉臺新詠傷作快固可通即作傷亦平仄通叶無論三百篇就選體中六朝人多有之何況於漢張氏乃謂其并不成韻亦未達於古矣又第三首美人贈我貂襜褕太平御覽七百八引此詩下三字作羶氈氈當是傳本異文張氏謂氈字玉篇音搜於下韻不叶是又未

知古音尤侯與魚虞通之例也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注引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案漢志天水郡治平襄續志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治冀兩地皆在今鞏昌府屬伏羌縣前志隴縣續志為隴州刺史隴州今屬鳳翔府隴坻在焉方輿紀要云隴坻即隴山亦曰隴阪曰隴首在鳳翔府隴州西北六十里鞏昌府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山高而長北連沙漠南帶汧渭關中四塞此為西面之險故西京賦云隴坻之隘隔闕華戎續志引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

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又有小隴山紀要云在隴州西八十里一名關山以近隴山而名也山長八十里路通秦鞏為秦鳳要害其頂即分水嶺水經渭水上篇注以為巖嶂高峻不通軌轍下即引此詩語然詩實兼及之非專言小隴山也若今平涼府華亭縣為山之東麓鎮

原縣爲山之北麓對華亭小隴山而言亦曰大隴山
靜寧州隴山卽故隴坻之隘也或謂之石門山亦曰
石門峽蓋隴山亘南北數州此其出入徑道矣。又
案此四詩首章言太山梁父在東次章言桂林湘水
在南三章言漢陽隴坂在西末章言鴈門在北蓋有
我瞻四方蹙蹙靡騁之意注於前二首取喻近附會
而後二首又無之非也鴈門已見前恨賦

美人贈我錦繡段注未釋段字案桂氏札樸云段當爲
鞞說文鞞履後帖也或从糸徐錯繫傳云帖後跟也
急就篇履鳥鞞絨緞紉顏注緞履跟之帖也絨緞
以絨爲緞也余謂說文段字本云椎物也亦以爲分
段字殆漢時已然廣韻段分段也蓋段字从耑省聲
耑卽端字小爾雅度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周禮
媒氏注五兩十端也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
一兩此詩段字義當如是桂說非

何以報之青玉案注引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
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案說文案几屬急就篇櫛杆
槃案栝間盃顏師古注云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所以
陳舉食也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棗栗十有二列鄭
注云案玉飾案也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戴氏震補

注曰案者檟禁之屬儀禮注云檟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禮器注云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二寸此以案承棗栗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又廣雅案謂之檟王氏疏證云案之言安也所以安置食器也檟之言寫也說文寫置物也案亦所以置食器其制蓋如今承槃而有足或方或圓禮器注言方案說文訓檟爲圓案是也古人持案以進食若今人持承槃漢書外戚傳許皇后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是也段氏亦云今之上食木槃近似後漢書梁鴻傳妻爲具食舉案齊眉非如今以所凭之几爲案

也張氏膠言乃引曾鞏耳目志案卽古椀字余謂案从木蓋木爲之說文盥盥皆云小盥當是陶器鮮用木者今或作椀俗字也方氏通雅又云明堂位俎用椀巖椀卽椀然彼注云椀形四足如案故廣雅以椀爲几也則亦與椀異。又案姜氏宸英湛園札記云周禮張氈案注以氈爲牀於幄中則牀亦得案稱余謂此天官掌次之文彼下云設重帟重案注重案牀重席也後又兩言張幕設案義當同疑卽說文之几屬非人偃息之牀也古人飲食皆布席於地而置器必以案故須四足後世用高几下有足而上無四周

其承槃則有四周而無足蓋器物之制異矣

雜詩二首 魏文帝

標題下注引集云首篇枹中作下篇於黎陽作案枹中
 卽枹罕也漢志枹罕屬金城郡注引應劭曰故罕羌
 侯邑也師古曰枹讀曰膚本枹鼓字也其字從木
他處
 或作續志屬隴西郡方輿紀要云枹罕廢縣卽今陝
 西河州治帝在枹罕魏志無文惟武帝紀建安十九
 年遣夏侯淵討宋建於枹罕斬之時文帝已爲五官
 中郎將然不言與是役也漢志黎陽屬魏郡注云莽
 曰黎蒸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

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爲名與東郡之黎爲
 黎侯國者非一地也水經河水五篇東北過黎陽縣
 南注云詩式微黎侯寓于衛今黎山之東北故城也
 山在城西城憑山爲基東岨于河故劉楨黎山賦曰
 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黎陽廢縣在今衛輝府濬縣西
 二里方輿紀要云建安四年曹操與袁紹相持於黎
 陽八年操攻黎陽敗袁譚袁尚於城下旣而操還許
 昌留其將賈信屯黎陽尚等攻譚于平原操救譚復
 至黎陽文帝典論自敘云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
 則此數役帝當至黎陽矣但與詩中南行至吳會殊

不合注云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考魏志黃初五年九月帝遂至廣陵十月行還許昌宮六年十月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裴注引魏書帝於馬上為詩曰觀兵臨江水云云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然則此篇乃於自廣陵還時所作故下云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不得以為黎陽也。又案如前說文帝至黎陽未至枹中而詩言思鄉曰欲濟河無梁考建安七年袁譚屯黎陽曹操自官渡渡河攻敗之是歸途須渡河若枹罕為河洲紀要云黃河在州西歸似不必渡河然則此

一詩或上篇在黎陽作下篇在廣陵作與

朔風詩 曹子建

君不垂眷豈云其誠注言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其誠蒼頡篇曰豈冀也案說文豈為部首一曰欲也又欠部欲幸也見部覲欲幸也覲字从豈取意欲幸與欲義相近本書登樓賦注覲與冀同正合此處豈冀也之訓古多作幾冀與幾皆借字也文王世子注載孔廟禮器碑有駮字駮即豈之變也注蓋以豈為覲故引蒼頡篇以證得下不乃衍字殆後人習見豈不文法而誤增之非善意也善果若此則與下引蒼

頡相矛盾不可通矣

雜詩六首 曹子建

標題下注云此別京已後在郢城思鄉而作案何陳校本郢改郵是也魏志陳思王傳黃初三年立為郢城王是年十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故此詩第五首云吳國為我仇又云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末首云國儲亮不塞又云思欲赴太山注亦謂太山接吳之境也漢志郵城屬濟陰郡郵讀絹其廢縣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即陳思所封之地矣

○又案前賁躬詩改封兗邑注亦引封郵城事而三年誤作二年又云屬東郡舊兗州之境考春秋莊十四年盟於郵杜注今東郡郵城此當為善注所本但說文郵衛地今濟陰郵城與前後二志合惟晉志屬濮陽國而濮陽則故屬東郡耳

思友人詩 曹顏遠

清陽未可俟毛本陽作揚案王氏世懋云清揚當作青陽蓋對上密雲淋漓言之本指日出猶言河清難俟耳善注誤余謂注引詩清陽婉兮并傳云清陽眉目之間也陽今詩作揚惟說苑賓賢篇引作清陽蓋揚

可通陽玉藻顛實揚休疏揚陽也左氏文八年傳晉
解揚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是也注例凡字異者多
有某與某同之語而此無有豈善本正文及注皆作
揚不作陽乎但論文義則王氏說得之

雜詩一首 張季鷹

黃花如散金案張氏膠言云唐人以此句命題試士士
多以黃花爲菊合式者不滿數觀起句暮春和氣應
非菊可知但終未知黃花何指余謂黃花直是菜花
耳與暮春時正合司空表聖詩黃花入麥稀蓋麥青
時菜花正黃間雜其中故曰入麥稀而段氏乃云江

以北麥以晝花花兩瓣色黃黃花卽麥花風偶吹有
落麥葉中者然既爲麥之花何又云入麥恐入字不
可通且季鷹南人南中麥於夜作花風卽吹落亦甚
微細豈夜之所能見耶

雜詩十首 張景陽

歐駱從視髮注引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句踐
之後也姓騶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爲東海王都東
甌徐廣曰騶一作駱案所引見東越傳尙有閩越王
無諸亦姓騶氏但無諸王閩中故地都東冶而搖爲
東甌王故此注專舉之甌作歐者周書王會解歐人

蟬蛇又且甌文蚤伊尹四方令正東越漚正南甌鄧
 淮南人間訓有西嘔皆同音通用字也海內南經云
 甌居海中郭注今臨海永宣縣卽東甌又云閩在海
 中郭注閩越卽西甌今建安郡是也考史記漢書閩
 越俱不稱甌而西甌乃西越之號疑郭注誤矣史記
 南越傳趙佗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
 焉漢書同又載佗上文帝書云其東閩越千人眾號
 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引廣州記曰交趾
 九真二郡卽甌駱也正義引輿地志曰交趾周時爲
 駱越秦時曰西甌師古曰西甌卽駱越也言西者以

別東甌也又通典云貴州古西甌駱越之地郡國志
 復謂鬱林是西越寰宇記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
 據此諸文則甌駱乃今廣東廣西及貴州之境而東
 甌爲今浙江温台處諸府非甌駱也此詩下有祝髮
 字注引穀梁傳吳國祝髮文身上亦單舉東甌其二云
 甌駱者殆祇從徐廣之說與

時興 盧子諒

恬然存元漠注引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泊無也案今
 廣雅莫漠也怕也說文怕無爲也前子虛賦怕乎無
 爲憺乎自持而長楊賦則云人君以澹泊爲德憺怕

作澹泊者假借也說文泊从百云淺水也隸變从白入鐸韻泊乃別入陌韻而以怕爲懼怕字蓋迫之語轉也故徐鉉音怕匹白切又葩亞切與李注蒲各切異泊又借作岫洞簫賦密漠泊以獬豸注岫岫竹密貌漠與岫同泊與岫同亦祇望文生義耳

擣衣 謝惠連

肅肅莎雞羽注云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案注中一名以下蓋本古今注此當上有脫文而所說實非也據幽風鄭箋明以斯螽莎雞蟋蟀爲二物斯螽卽爾雅之蜚螽蚘蛸斯與蜚

聲義同郭注蚘蚘也俗呼蜻蛚詩正義引陸疏云螽

斯幽州人謂之春箕卽春黍蝗類也 廣雅云蚘蛸蚘也疏證謂卽召

南之阜螽爾雅之蝗螽蟄也周南之螽斯爲語辭非七月所謂斯螽然毛傳於此兩處皆以爲蚘蛸矣

莎雞卽爾雅之翰天雞郭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

雞又曰樛雞詩正義引李巡云一名酸雞酸莎聲相

轉也陸疏云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

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

之蒲錯廣雅云樛鳩樛雞也鳩雞亦聲相轉太平御

覽引廣志又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隼雞隼與

樛亦聲轉也此注又引論衡曰夏末寒蜻蛚鳴將感

陰氣也蜻蛉卽爾雅之蟋蟀郭注今促織也亦名

青蛩一作精列蟋蟀說文作悉蛩廣雅云暴一作蛩起織

起促一作王蛩孫作王蜻蛚也王氏疏證謂今人謂之屈屈

則暴之轉聲陸疏云幽州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

懶婦驚是也前古詩十九首促織鳴東壁注引春秋

考異郵立秋趣織鳴宋均注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

急故趣之促趨趣竝同字與莎雞非一物而蔡邕以

蟋蟀爲斯螽高誘以螂蛆爲蟋蟀爾雅蒺藜螂蛆廣

公卽皆異說矣若絡緯則今所謂紡線娘者京師人謂之聒聒因其鳴聲如紡績亦有促織之名遂與蟋

蟀相混郝氏欲以詩之草蟲爾雅之草螽負蟊當之

不知是否毛傳草蟲常羊也郭注本之常羊今未聞

如郝說或卽絡緯之異名與要與莎雞亦別

始出尙書省謝元暉

青精翼紫軟黃旗映朱邸注引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

黃旗紫蓋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案張

氏溟別引吳書陳化使魏文帝問曰吳魏峙立誰平

一海內者對曰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

南又江表傳丹陽刁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

命事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則卽此注所引也張氏

又云李善號博洽其注文選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嶮終以未得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於是釋然余謂清源所證自富但宋書爲沈約著約梁人尙在元暉之後司馬徽乃漢末人所云漢世術士當卽指徽是徽書實其原本何得轉據沈約書以議李氏乎軼已見甘泉賦

直中書省

謝元暉

風動萬年枝注引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

株案程氏大昌云元暉句凡宮詞多承用之然莫知爲何木或云冬青亦無明據而世間植物如楮松檜柏皆經冬不凋何獨冬青得名萬年也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遠方各獻異木自製爲美名其品有萬年長生樹千年長生樹亦不解何物方勺泊宅編曰徽宗興畫學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爲題無能識或密叩中貴中貴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類伽鳥也惟此書指冬青爲萬年枝又不知何所本何氏焯則云萬年枝卽詩隰有杻疏中所謂萬年樹蓋億也余謂孔疏云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取於億萬

既言今正名是起於唐時則與西京雜記所云自製美名正同非本號也若必欲實之又將何者為千年何者為萬年乎竊意以樹木寓祝壽乃諛頌之辭如蟠桃莫靈大椿及崑崙之壽木見思元賦半屬荒誕此特因枝葉長茂以為名則植物中雖別有之而冬青即凍青獨著其凍而猶青故一名長生樹羣芳譜以為萬年枝固無不可

觀朝雨 謝元暉

歧路多徘徊注引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案太平御覽引淮南作歧路爾雅二達謂之歧旁九達謂

之逵皆言路之歧出者也歧逵音相近故歧或為逵此處正文作歧注亦當云歧與逵通荀子王霸篇楊朱哭衢涂注衢涂歧路也又勸學篇注衢道兩道也今秦俗猶以兩為衢據爾雅四達謂之衢而云兩道者衢為歧之轉音蓋秦人方言以衢為歧也衢與逵音亦相近故楚辭天問靡萍九衢注九交道曰衢是又謂衢即逵矣義並可通。又案所引淮南見說林訓本書北山移文慟朱公之哭注亦引作歧路至呂氏春秋疑似篇與賈誼新書審微篇俱作墨子梁氏校補呂子謂恐因泣絲事而誤當是也

郡內登望

謝元暉

山積陵陽阻注引沈約宋書曰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
 縣山案水經河水二篇注云南江又東旋谿水注之
 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為旋谿水昔鉅縣人陵
 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
 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谿
 中子安問子明釣車所在後二十年子安死葬山下
 有黃鶴栖其冢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晉咸康
 四年改曰廣陽縣據此知廣陽即漢志之陵陽

與志中廣

陽國之廣陽縣無涉

故續志陵陽下注云陵陽子明得仙於此

縣山也陵陽廢縣在今青陽縣南六十里晉時縣屬
 宣城郡又今石埭縣本漢之陵陽石城涇三縣地也
 方輿紀要云陵陽山在石埭縣北五里自西北迤邐
 而來有三峯連亘其二峯屬縣境其一峯入太平縣
 界寰宇記曰山高三百五十丈廣二十五里漢陵陽
 縣以此名矣此詩乃元暉為宣城太守時作郡治宛
 陵城內別有陵陽山紀要云陵陽山岡巒盤曲為郡
 之鎮又引輿地紀勝云山自敬亭陂陀而南隱起三
 峯環遮府治蓋據此山之岡麓也則詩所稱似即指
 郡內之山而注云廣陽者宋書州郡志廣陽亦屬宣

城郡也觀下句溪流春穀泉春穀本漢縣為今之南陵縣地縣東四十里有宣城故城即宋志之宣城縣也去郡治亦頗遠水不舉宛句二溪而舉春穀則山亦不必即在郡治殆舉郡所屬之大山言之與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謝元暉

孫權故城注未及案水經江水三篇注云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城東故城言漢將灌嬰所築郴行錄云武昌縣在樊溪之東隔樊山五里許即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又方輿紀要云吳王城在武昌縣東一里或云孫吳故宮城遺趾也中有安

樂宮宮中有太和殿宮前有御溝流為牧馬港即吳王飲馬處余謂詩中卜揆崇離殿正指此宮殿而言後即徙都建業故以此為離殿也

裘冕類禋郊注引周禮及尚書傳以證而不及本事案水經注又云城西有郊壇權告天即位於此顧謂公卿曰魯子敬嘗言此可謂明于事勢矣詩正實指其地注失引。又案通典禮二注云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後自以居非土中不修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後陸機辨亡論謂權遂躋天位鼎峙而立告類上帝拱揖羣

文選集釋 卷十一
后皆孫吳郊祀之證也

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譙注引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歡又水經曰武昌郡治有袁山卽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案吳志見張昭傳所引水經則江水三篇酈注也酈又云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船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羣臣泛舟江津值風起權欲西取蘆洲谷利不從乃拔刀急上令取樊口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爲敗船灣因鑿樊山爲路以上人卽名其處爲吳造峴在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尙存裴松之注吳主傳則引江表傳以爲裝

大船試泛之釣臺是當時於釣臺閱兵故酈云士三千人也譙亦於釣臺而詩云樊山者臺卽在山側分言之以避複耳御覽四十八引江夏圖經曰樊山西陸路去州一百七十三里山東數十步有岡岡上甚平敞青松綠竹常自蔚然其下有溪凜凜然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卽以此詩語爲證方輿紀要云樊山在武昌縣西三里一名西山一名樊岡下爲樊口舊名袁山水經注孫權徙鄂縣治于袁山東是也又名來山孫皓都武昌出登來山又名壽昌山東坡志林云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或曰燔

山歲旱燔之起雲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

和王著作八公山 謝元暉

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琅邪孟諸俱已見子虛賦案方輿紀要云八公山在今壽州東北五里肥水之北淮水之南相傳漢淮南王安與八公學仙于此因名亦謂之北山卽晉謝元破苻堅登壽陽城望見八公山草木皆爲晉兵者也此注謂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言西距山以避上文耳固曲爲之辭實則琅邪臺在今諸城縣相去甚遠以爲此山之限亦不相屬也。又案高誘淮南子序言安與蘇飛李

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著此書此處標題下引作蘇非李上陳由固古字通用而梁氏玉繩引水經肥水注言左吳與王春傳生等尋安同詣元洲還爲著記號曰八公記則八公名目又與高序異余謂八公或先時著書之人據漢書雷被早上長安言淮南事伍被雖進諫及事覺已自首與王謀反坐誅矣乃注引神仙傳旣云雷被誣告安謀反下又言卽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豈彼時雷被亦與其數殊爲矛盾且伍被傳有趙賢朱驕與左吳竝稱而轉不在八公

之列蓋相傳譌異若是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沈休文

東出千金堰注云楊全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朱超石與兄書曰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堰一作塢案水經穀水篇注云穀水又東至千金塢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塢積石爲塢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蓋魏明帝舊本作文帝誤修王梁張純故績也塢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水歷塢東注謂之千金渠逮晉世大水蕩壞更於西開二塢二

渠名曰代龍渠卽九龍渠也全氏祖望謂五龍渠與九龍渠不同五龍渠卽千金渠若九龍渠作於魏明帝青龍三年是時崇華殿災郡國九龍見因更營九龍殿引穀水爲九龍池而築渠以堰之善長誤矣余謂河南府志言千金渠爲穀水經流其下開溝渠五而南北出者曰五龍渠泄漚溝暴漲之水水大則五龍渠不及泄故更於西開泄名代龍渠據此知五龍代龍皆與千金渠相屬若九龍渠卽九龍池則酈注引傅暢晉書以爲都水使者陳狼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瀆酈本在鞏縣西至東陽門會陽渠水而枝流注靈

芝九龍池者是也又方輿紀要云千金塌在今河南府城北於此注在西不同酈注所引又在城東蓋歷代城址有移徙耳。又案下句云西臨鴈鶩陂注引漢宮殿疏曰長安有鴈鶩陂承昆明下流也紀要云陂在鎬池北方六頃此二語一指洛陽一指長安乃承上文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而分言之也

擬魏太子鄴中集劉楨詩 謝靈運

南登紀郢城注引左傳杜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案漢志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又郢下云楚別邑是郢本

與楚都為二而志謂後所城者卽楚都也水經江水二篇注云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荆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又江水東逕郢城南子囊遺言所築城也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史記索隱云楚都郢今江陵北紀南城是平王更城郢今江陵東北故郢城是方輿紀要引荊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則郢與紀南為二城矣余謂左氏襄十四年傳子囊將死謂子庚必城郢杜注蓋楚徙郢都未有城郭似非楚自文王徙郢已歷九世益

孫强大何至國都尚無城殆以郢雖別邑然與都切
近子囊欲城之以相犄角而為藩籬之固故遺言見
意向來因已有都城無須作此舉即子囊言後亦久
未建直至昭二十三年其子囊瓦始營之杜又云楚
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乃
想當然語於傳無徵也且沈尹戌言諸侯卑守在四
竟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惟其別一城乃所
謂守在四竟也然則楚都為紀郢後稱紀南城者皆
因紀山而名紀要云紀山在今江陵城北四十里而單稱郢者即漢志
之郢縣也續志劉注亦謂有二城前志特渾言之耳

○又案說文郢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段氏云
楚有二郢所都曰郢別邑曰郊郢左傳鬬廉曰君次
於郊郢以禦四邑杜曰郊郢楚地此必非郢都也故
前志曰郢縣楚別邑故郢與江陵縣之郢都劃然二
縣故郢二字正故郊郢之奪誤也許君於他邑不言
距今縣方向里數獨此詳之者以見非漢郢縣之郢
也此說未及紀南城而以單稱郢者為楚都雖若稍
異然其謂郢縣別一城非即楚所都之郢意正相同

又擬應場 謝靈運

官度廁一卒注引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

為鴻溝即今官渡水案方輿紀要云官渡城在今中
 牟縣東北十二里即中牟臺也亦曰曹公臺建安四
 年曹操袁紹相持于官渡口裴松之北征記中牟臺
 下臨汴水是為官渡袁曹壘尚存又云官渡水在縣
 北中牟臺下圃田澤在其南又北則為黃河胡氏謂
 官渡即黃河故袁曹相拒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
 乎然觀袁紹敗後幅巾渡河則黃河在官渡北矣
 烏林預艱阻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薄沂縣薄沂即沿
 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於此乘大艦上破
 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案水

經江水三篇注云江水左逕上烏林南村居地名也
 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即中烏林矣又東逕下烏林
 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即是處也據此則烏林一
 名而有二其地綿長距赤壁尚遠故盛記以為烏林
 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也洪氏圖志於嘉魚縣云
 赤壁山在縣東北江濱又蒲磯山在縣西南一名蒲
 圻山蒲圻縣初置於此酈注赤壁山在百人山南應
 在今嘉魚東北與江夏接界處上去烏林且二百里
 自李吉甫以赤壁與烏林相對後諸地志遂以為在
 縣西南蓋誤以蒲磯山為赤壁矣余謂洪說與盛記

合是時曹軍屯烏林吳軍屯赤壁故須上而破之赤壁在南岸烏林在北岸乃遙距非緊對後人競言赤壁之勝特以吳師從赤壁進耳而敗魏實在烏林吳志周瑜傳瑜卒諸葛瑾步騭上疏言瑜能摧曹操於烏林是也赤壁已見前夜行塗口詩

未又擬阮瑀 謝靈運

自從食萍來注引詩食野之苹毛萇曰苹萍也案鄭箋苹蘓蕭與毛異王氏學林云爾雅萍萍又苹蘓蕭苹與萍乃二物其字不通用詩所云苹蒿芩皆鹿食地上所生之物非水中物則苹非萍矣靈運以食苹

為食萍五臣注謂萍苹也皆誤玉篇苹萍也又蘓蕭也兩存之者因毛鄭訓詩而為之說亦誤余謂爾雅本作苹萍其大者蘓郭注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蘓說文萍苹也苹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詩采蘓正義引舍人曰苹一名萍夏小正七月湟潦生苹是浮萍可作苹與蘓蕭之苹為一字玉篇非誤即靈運詩本之毛傳亦不得云誤也惟陳氏啓源云羅願謂鹿豕亦就水旁求食食萍容有之不必易傳近儒趙宦光言嘗畜麋鹿性嗜水草然經明言野苹箋義長矣據此則鄭君分別苹萍自當故於詩言蘓蕭而於周禮萍

氏注引爾雅萍萍或爾雅本一作萍萍與今本異其
以萃為浮萍者乃假借字與蘋蕭已見前子虛賦薛
下

和琅邪王依古 王僧達

聊訊興亡言注云訊與信通案五臣本訊作諱是也注
申信字當作諱爾雅釋詁諱告也釋文諱本又作訊
音信本書思元及幽通賦注並引作訊告也又釋言
訊言也玉篇廣韻並云諱言也蓋二字經典多以形
近致誤如詩陳風歌以訊之與萃韻小雅莫肯用訊
與退遂瘁韻二訊字皆當作諱故離騷注引詩諱予

不顧廣雅引詩歌以諱止此處諱之誤訊亦然但諱
訊聲相轉古音本同則又支微可通真文之例也

擬古 鮑明遠

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注云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
及下聊城案李氏治以善注為疎又云五臣以兩說
為本末之說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亦非也兩
說者兩可之說也謂兩可之說能窮舌端而五車之
讀能摧筆鋒云者猶言禿千兔之毫者也余謂善注
蓋因下文羞當白璧貶恥受聊城功故云然上言年
少雖工篇翰而無益似即前篇所謂南國有儒生迷

方獨淪誤也此言辨說以解爭能使讀五車者摧其
筆鋒正與首句諷詩書針對後又云解佩襲犀渠卷
表奉盧弓蓋有投筆從戎之意合觀三首皆作壯語
恐善注未可遽非近孫氏志祖引顧仲恭云兩說當
以縱橫解之莊子縱說則以詩書禮樂橫則金版六
韜亦通但不指定魯連將何所著乎

雜體詩潘黃門悼亡 江文通

永懷寤寐寤寐說文寐从寢省未聲寤一切詩陟岵篇
與棄韻廣韻集韻皆無別音此與上文質部字叶蓋
寐為密之去聲去入為韻齊梁間尙有之耳後盧郎

中感交篇首用器位二韻下俱質部字實一韻也觀
瑟出等字寘質部並收知其可通或以寐別叶美必
切引文通詩為證失之

又謝法曹贈別 江文通

今行嶠嶠外注引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嶠山剡縣
有嶠山案宋書州郡志會稽太守下有始寧令云順
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鄉立續漢志無晉太康三年
地志有今上虞縣西南五十里有始寧城是也方輿
紀要云今之嵊縣為漢剡縣地縣東北四十五里有
嵊山當剡溪之口嶠浦之東山南有嵊溪溪以北諸

山皆與嶮山相接又嶮山在嶮縣北四十里輿地志
 自上虞七十里至溪口從溪口遡江上數十里謂之
 嶮浦嶮嶮二山參差相對為絕勝處余謂此注以嶮
 山屬始寧者蓋上虞嶮本連壤彼時山在始寧界也
 故水經漸江水篇注亦以嶮山屬剡縣嶮山屬始寧
 縣又云嶮嶮二山雖曰異縣而峰嶺相連其間傾澗
 懷烟泉谿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賞正紀要所稱絕
 勝矣今本酈注嶮作嶮字形相近御覽引作嶮

文選集釋卷十八

涇 朱 珩 一蘭坡

姪會孫

欽成 歉成

校字

離騷經 屈平

攝提貞于孟陬兮王逸注太歲在寅曰攝提正月為陬
 案爾雅曰攝提格此不言格者省文耳史記天官書
 索隱引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
 郝氏謂攝提星名屬東方亢宿分指四時從寅起也
 故鄭注是類謀云攝提招紀天元甲寅之歲又正月
 為陬郭注即引離騷是語漢書劉向傳云攝提失方

孟陬無紀史記歷書月名畢聚聚與陬同也而王氏
學林云攝提歲名也攝提格但主太歲居寅一位而
已若攝提星則隨斗杓徧歷十二辰以正歲時苟攝
提無紀則閏餘乖錯而歷數差矣離騷蓋言攝提順
乎斗杓而不失正朔之紀孟陬者正朔之紀始於此
也言斗杓順序正朔不乖而我之生也陰陽和平初
無謬戾此作騷之意王逸以攝提爲太歲則非余謂
攝提固爲星名然爾雅亦非謂攝提卽太歲蓋攝提
雖周乎十二月而實始於寅故特於正月言之正李
巡所謂格起也學林旣云正朔之紀始於此故曰孟

陬而下乃專言正朔不乖似不以孟陬紀月則下文
惟庚寅吾以降將何屬耶觀許冲奏上說文後序稱
孟陬之月當卽本此日知錄亦云攝提歲也孟陬月
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或謂攝提
星直斗杓所指者非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
年而止言月日者此說得之○朱子云孟謂孟月陬
謂陬訾攝提指之則日躔析木係孟冬十月非正月
也案分野略例云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於辰在亥
爲訾訾十月之時訾訾旣爲分野之名去訾而加孟
殊爲不辭且以孟陬爲十月不得謂正朔始於此矣

若謂爾雅以攝提屬太歲則左氏襄三十年傳歲在
媯訾之口何亦指太歲言也至張氏膠言謂孟陬之
陬與媯訾之媯本不相混自康成注周禮哲族氏云
月謂徒媯至茶遂與爾雅異此說亦非觀月令注日
月會于陬訾釋文陬本又作媯是陬與媯同音通用
故月名之陬鄭亦作媯且如所說則此處作陬不作
媯何又以爲媯訾乎故知孟陬之解仍應以舊注爲
是○又案近西安馬氏位秋窗隨筆云周正建子楚
奉周朔則寅月乃當時三月也何得曰孟陬攝提原
謂太歲而孟陬非寅月可知攝提貞于孟陬猶言寅

年之正月歲雖寅而月未必寅也然則屈原或以寅
年子月寅日生與余謂周雖建子而巡狩烝享猶自
夏焉故民間習稱之如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
甚多不獨晉用夏正也爾雅釋月名郭注十月爲陽
云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是固皆依夏正豈子丑
之月亦可名陬則馬說殊不合

扈江離與辟芷兮注云扈披也楚人名披爲扈案披他
本作被此誤也前吳都賦扈帶鮫函劉注楚人名被
爲扈可證方言云帟褱謂之被巾廣雅義同王氏疏
證謂帟猶扈也被巾所以扈領故有帟褱之稱江離

正已見子虛賦

朝搴阨之木蘭兮注云搴取也案說文搴拔取也南楚語下卽引此文舉者搴之省耳搴又與撻通莊子至樂篇撻蓬而取之司馬注撻拔也方言撻取也南楚曰撻義皆無別惟說文阨作批未審○注又云阨山名案史記劉敬叔孫通傳索隱引埤蒼云阨山名在楚地玉篇廣韻竝云山在楚南今無可考說文無阨字惟陔陂阨皆爲陵坂之名三字俱與阨音相近疑卽相類觀下句洲字祇通言之則阨亦未必有專屬之山也

夕攬洲之宿莽注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案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郭注宿莽也離騷云郝氏謂方言莽草也是凡草通名莽惟宿莽是卷施草之名也類聚八十一引南越志云寧鄉縣草多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又引郭氏讚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余謂宋吳氏仁傑離騷草木疏以宿莽爲山海經之莽草而非卷施然莽草卽萑草有毒已見前鮑明遠苦熱行不應與木蘭爲類注云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則二者竝言注說是也

忽奔走以先後兮注引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
案今詩先後在奔走之上聿作曰曰與聿通又與吹
通漢書叙傳云吹中飶爲庶幾兮集注吹古聿字聿
曰也詩見晁曰消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曰俱作聿
則此注當亦引韓詩也奔走今詩作奔奏觀正義中
屢言奔走是正義所據本作奔走釋文云本音奔本
亦作奔奏音走本亦作走是釋文所據本作本奏今
詩則上字从正義本下字从釋文本矣
荃不察余之忠情兮注云荃香草以喻君也案吳氏疏
引洪慶善曰荃與蓀同莊子得魚忘荃崔音孫云香

草可以餌魚疏曰蓀荃也九歌蓀橈蓀壁皆一作荃
蓀不察余之中情蓀何爲兮愁苦數惟蓀之多怒蓀
獨宜兮爲民正蓀詳聾而不聞願蓀美之可全皆以
喻君余謂今本於此處及九歌湘君湘夫人皆作荃
少司命篇內一蓀一荃當由傳本不同餘數語非選
中所有說文荃芥肥也與此云香草異蓀字則在新
附中鈕氏樹玉謂玉篇蓀息昆切類篇蓀亦作荃并
引莊子外物篇釋文知蓀荃音義竝同疑荃或借作
蓀後人加艸遂分爲二字顏延年祭屈原文比物荃
蓀已誤矣吳氏疏又云沈存中言香草之類大率多

異名所謂蘭蓀蓀卽今昌蒲是也然昌蒲種甚多生下濕地者曰泥昌夏昌生谿水中者曰水昌生石上者爲石昌蒲而石上者又自有三種圖經所載生蜀地葉作劍脊而無花一也本草別說所載生陽羨山中不作劍脊有花而黃二也李衛公平泉草木記所載生茅山谿石上亦不作劍脊而花紫三也抱朴子以紫花爲九善卽所謂昌陽谿蓀者也知谿蓀自是石昌蒲一類中九穎耳藥有君臣佐使而此爲君離騷以爲君喻良有以也若漢書江都王傳越繇王閩侯遣王荃葛服虔曰荃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顏師古謂荃本作絳音千全切又千劣切今筍布之屬服瓚二說誤以絳爲荃皆非

指九天以爲正兮注云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案淮南覽冥訓上通九天高誘注與此注說同朱子集注則云九天天有九重也孫氏補正從之余謂天問篇云圜則九重孰營度之下卽云九天之際安放安屬九天卽九重可知此九爲確證若謂中央八方似言地而非言天矣○又案後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九野清泰注引淮南子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此釋九野則是不應又以

釋九天高氏亦自相矛盾○又案近王氏元啟史記
正譌有九天說云淮南分天爲九野以爲中央鈞天
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
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天行不息無方隅定
位可言淮南以地之州部談天無當於渾旋之體竊
意積陽之氣上升爲天積陰之氣下凝爲地太陰居
諸天最下其體晦而無光故謂之幽天幽天之上爲
元天水星居之又其上爲皓天太白居之又其上爲
炎天太陽居之又其上爲朱天熒惑居之又其上爲
蒼天歲星居之元皓朱蒼蓋指諸星之色太陽太陰

則舉其質性言之填星居七政之最上特取仁覆閔
下之義變文曰旻天至七政各處一天恆星則共聚
一天區爲四舍離爲十有二宮二十八宿蓋至是始
可以立鈞出度故謂之鈞天鈞天之上雲漢居之以
其無星可指但知爲積陽之氣所凝故謂之陽天陽
天以下一一有象可稽是以古聖人爲之名目以授
民時庶歲序得無愆忒也天問云圓則九重柳宗元
釋之以爲沓陽而九蓋謂自下而上沓爲九重非如
畫土分疆彼此各爲限別也余謂王說亦從九重之
義但以淮南所言分屬各方者絜而上之意爲配合

殊無證據其云雲漢為最上一層天亦前世談天家所未有也

附案淮南天文訓東北曰變天不作是西方曰顛天顛皓通一作昊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案此二語在初既與余有成言兮之上文選無之朱子曰洪興祖言王逸不注疑後人所增安知非逸以前脫此兩句耶陳氏本禮云考今王逸本現有此二句惟文選脫似昭明不知離騷有序特刪此二語使叙文聯成一篇後世以訛傳訛自昭明始也據陳意蓋以篇首至夫惟靈脩之故也為離騷序文實馬遷楊雄班固自叙篇之祖下乃標經正文故以曰字另起但離騷自古相傳

一篇必分上是序下是經未免肌斷且以二語為經開端殊覺突如其來觀前文來吾道夫先路路與度韻既遵道而得路路與步韻此處路亦當與故韻乃下屬他化為韻云叶若羅非也洪說王逸至下文羌內恕已以量人始釋羌義又九章曰昔我與君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則以為誤入者近之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畱夷與揭車兮

注云十二畝為畹二百四十步為畝五十畝為畦案

說文田三十晦曰畹大徐本三段氏謂魏都賦下畹

高堂張注引班固曰畹三十畝蓋孟堅離騷章句滋
蘭九畹之解此注乃云十二畝恐非說文云六尺爲
步步百爲晦古司馬法如是又云秦田二百四十步
爲晦則孝公時商鞅開阡陌之制也漢仍秦舊故此
註云然說文田五十晦曰畦段氏亦謂蜀都賦劉注
云楚辭倚沼畦瀛王逸曰瀛澤中也班固以爲畦田
五十畝此蓋班釋畦畱夷之語而今本文選逸之余
謂畦字從圭田會意與孟子圭田五十畝合又用爲
畛域故宋錢杲之離騷集傳云畦田中爲埧埧也義
並通吳氏疏云據此文則蘭爲畝者二百七十蕙百

畝畱夷以下五十畝蓋蘭爲上蕙次之畱夷之屬爲
下所貴者不厭其多而所賤者不必多也若黃山谷
蘭說轉以九畹爲少百畝爲多則張氏誤云山谷致
誤之由蓋今世所行玉篇頗多訛舛如畹字注云三
十步爲畹步字乃畝字之誤山谷不悟遂以三十步
爲畹則九畹乃二百七十步以今制言之纔一畝餘
山谷以多少分貴賤正玉篇謬本有以誤之矣○又
案陳氏遜齋閑覽言楚騷之蘭當是澤蘭廣雅云虎
蘭澤蘭也儀禮士喪禮記茵箸用荼實綏澤焉注云
澤澤蘭也取其香且御濕名醫別錄陶注云澤蘭亦

名都梁香李時珍謂離騷言其綠葉紫莖素枝可紉可佩可藉可膏可浴非近世所謂蘭花朱子辨證甚明廣雅又云薰草蕙草也王氏疏證謂僖四年左傳一薰一蕕杜注薰香草西山經云浮山有草焉名曰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古者祭則煮之以祿或以爲香燒之淮南說林訓腐鼠在壇燒薰於宮漢書龔勝傳薰以香自燒是也又陳藏器云蕙草卽是零陵香陸農師埤雅亦然余謂上文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王注誤以菌爲薰蕙爲薰葉西山經云嶓冢之山有草焉其

葉如蕙郭注蕙香草蘭屬也或以蕙爲薰葉失之所駁正是已見蜀都賦若今之蘭蕙則山谷所云一蕕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蕕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本甚確而邵氏聞見後錄反以爲非張氏誤曰諸公見零陵香有蕙草之名故斷然以蕙爲零陵香不知本草別有蕙實一種云是蘭蕙之蕙此正一蕕六七花者也以其實可用故云蕙實如此則蕙與零陵香各爲一物可知又曰郭璞江賦櫻以蘭紅李善注蘭澤蘭也然澤蘭七月間開花似薄荷其香甚微初無芳馨可取祇堪入藥故劉仲馮漢書刊誤云澤蘭自別

一種草非蘭也此二則說皆得之且離騷每多寓言
所稱蘭蕙特自擬其芳潔不必真可紉可佩等也卽
以爲今之蘭蕙似亦無不可通

夕飡秋菊之落英注云暮食芳菊之落英以香淨自潤

澤案吳氏疏云高齋詩話載東坡跋王荆公詩曰秋

英不比春英落而荆公自謂取離騷經落英之意

或云

歐陽公詩荆公見之以爲歐九不讀書與此異按落英固有意義然以爲飄

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詩又有謾遶東籬嗅落英之

句亦用騷經語考落之義非隕落之落爾雅釋詁倅

落權輿始也郭璞引訪予落止爲證蓋成王訪羣臣

於廟中謀始卽政之事邢昺乃云落者木葉隕墜之
始失其義矣此落英云者謂始華之時故沈存中言
採藥用花者取花初敷時也余謂以落爲始自是可
通但古人多反語落之訓始猶徂之訓存耳必云採
花於初敷亦不盡然大抵花初開其質尙稚精氣未
足故多俟其將殘落與凋同義說文凋半傷也半傷
正將殘之候凡物英華漸退皆謂之落如人之落寔
落魄豈必飄墮於地而後爲落哉本草綱目載玉函
方服食甘菊三月采苗六月采葉九月采花十二月
采根莖竝陰乾百日是已槁落殆卽此所謂落英者

與離騷中如下文貫薜荔之落葉又及榮華之未落
兮惟草木之零落兮落字亦俱不作始字解也
長顛頤亦何傷注云顛頤不飽貌也案說文顛下云食
不飽面黃起行也讀若慙顛下云面顛顛兒盧感切
前又別出頤字云面黃也段氏謂離騷假借頤爲顛
許書之頤恐淺人所增考方言頤頤頤也南楚謂之
頤秦晉謂之頤頤是頤正訓頤尙在說文之前說文
已有頤顛字則頤字可不收且不相厠疑當如段說
又安知離騷之頤非卽顛字傳寫之譌乎若廣韻顛
顛瘦也卽說文之義復有顛字云食不飽亦屬重出

矣

索胡繩之纒纒注云胡繩香草也案如注意胡繩蓋一
草錢氏集傳云未詳吳氏疏則以爲二物胡者謂卽
爾雅之蒿山蒜引陶隱居云今人謂葫爲大蒜蒜爲
小蒜爾雅翼亦同此語但葫乃俗稱李時珍據孫愐
唐韻云張騫使西域始得大蒜以其出胡地故有胡
名且雲薑胡荽皆胡種而稱胡菜何獨屬於蒜說恐
未的繩者謂卽爾雅之盱虺牀郭注蛇牀也名醫別
錄一名繩毒蛇牀與蘼蕪相似似爲近之疏又云洪
慶善言胡繩謂草有莖葉可作繩索者但離騷如以

蕙爲綳杜蘅爲繚皆借香草寓意耳必曰可爲繩索其說太拘此則是也若方氏通雅以胡繩爲卽上林賦之結縷殆因縷與繩相類故云然然無所據且與香草有別

蹇吾法夫前修兮注云言我忠信蹇蹇者乃上法前代遠賢案孫氏補正謂黃伯思翼騷云些只羌許蹇紛侘傺者楚語也則蹇字不當作蹇諤訓余謂蹇與蹇通易王臣蹇蹇晉書王豹傳作王臣蹇蹇後漢書朱暉傳注蹇與蹇同九歌惜誦篇蹇不可釋注云蹇辭也後雲中君篇蹇將憺兮壽宮湘君篇蹇誰畱兮中

洲注亦竝云蹇詞也則此處固當一例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

兮蹇

此蹇亦宜與上同

朝諝而夕替

說文作替

案艱與替多謂非

韻張氏膠言引周密齊東野語云移太息句在人生句下則涕與替正叶余謂屈子懷沙賦云刑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廸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替與鄙改爲韻似不得韻艱何氏焯謂卽如原文涕替相叶揆諸三百篇中隔韻遙韻之法未爲不可但離騷他處無此體反不如周說爲近之矣

○又案錢氏潛研堂答問言替與艱韻古人讀艱如

斤則音亦當讀他因切今考大雅胡不自替職兄斯引顧氏亦云無韻而戚氏學標毛詩證讀曰引歛讀如意與禮經讀紉爲雉音轉相似亦齊人以殷爲衣之類此說是也引雉聲通已見前甘泉賦詩既替與引叶則此處之替正可與艱音斤爲韻故凡从斤聲之字多在微部更無庸移易離騷本文若陳氏第屈宋古音考云艱音斤替作替音侵此乃以替廢字爲替筭字文義殊不合也。又案臧氏庸拜經日記云脩上不宜有好字王注言已雖有絕遠之智釋脩字媵好之姿釋媵字不言好脩余雖脩媵以譏羈兮與

上苟余情其信芳以練要兮同一句法舊本好字因下文多言好脩而衍此說是讀書志餘亦從之志餘又云雖與唯同言余唯有此脩媵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唯字古或借作雖大雅抑篇女雖耽樂從言女唯湛樂之從也卽書無逸惟耽樂之從管子君臣篇故民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余謂經亦有證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注並云雖或爲唯此皆雖之通唯也王氏又別引大戴禮虞戴德篇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荀子大略篇天下之人唯各持

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唯竝與雖同此又唯之通雖正可互參

女嬃之嬋媛兮注云女嬃屈原姊也案水經江水二篇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嬃以詈余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說文嬃女字也楚辭曰女嬃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段氏謂賈語蓋釋楚辭之女嬃古皆以女嬃爲屈原姊惟鄭

注周易屈原之妹名女嬃詩正義所引如此姊字恐姊字之譌又云樊噲以吕后女弟吕須爲婦須卽嬃字也周易歸妹以須鄭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蓋鄭意須與諧胥同音通用諧者有才智也余謂鄭以須爲才智乃釋須字之義而原姊爲嬃正與須同張氏膠言因吕嬃爲吕后妹謂嬃乃女之通稱然賈逵明有謂姊爲嬃之語卽云賈語專屬楚或他國不盡然以作通稱亦可而屈原固楚人豈得云非其姊乎張氏又引集解云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亦見晉書天文志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

職之卑者也此與鄭君易注不合恐不足據至所引
淪注乃改賈語姊字爲女以就其說九非矣。又案
孔氏廣森云易歸妹六二歸妹以須反歸以娣鄭君
注云屈原之姊名女須益須者長女之稱天文星占
織女爲處女須女爲既嫁之女經義言本宜歸妹而
乃以其姊年不相當故致反歸更以娣行也以爻位
言之初二爲娣三則女長矣四則愆期矣以爻象言
之三進就四則成互體之離離爲中女故曰須退就
本卦是反歸而成兌之少女故曰娣也此說從易義
推闡而得知須與娣相對成文娣爲妹須自爲姊益

可見鄭注妹字當因卦名傳寫致誤而女娣之是姊
非妹無疑

蕢菜施以盈室兮注云蕢蒺藜也詩曰楚楚者蕢案今
詩蕢作茨鄘風同爾雅茨蒺藜郭注布地蔓生細葉
子有三角刺人說文薺蒺藜也引詩牆有薺茨薺皆
與蕢通玉篇作蕢釋文引本草云蒺藜一名旁通一
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升推一名卽梨一
名茨多生道上布地子及葉竝有刺狀如雞菱也又
廣雅云白芷菰蕢也王氏疏證謂玉篇芷又音及白
芷卽白及也及亦作給玉篇廣韻竝云菰白芷也根

有三角故一名菰秦風小戎篇召矛鋈錡傳云召三隅矛也聲義正與仇同其一名蕢者因與蕢藜俱有三角故也實則各一物吳氏疏乃混而一之又云博雅謂苙爲白苙今廣雅無此文

惟今本玉篇菰字下誤作白苙誤之

誤者也若集韻蕢字既引廣雅一曰菜生水中而玉篇以菜生水中者別爲蕢字从貴吳氏疏謂陸法言亦作蕢與集韻不同則已駁之矣。又案禮記玉藻趨以采齊鄭注齊當爲楚薺之薺孔疏云詩小雅有楚茨之篇此作齊字故讀爲楚茨之茨音同耳是茨卽薺合於說文與菜之名薺邶風所云其甘如薺者

不妨同名而異物且據說文蕢艸多兒茨以茅蓋屋則薺爲正字蕢與茨皆借音字明何氏楷謂後人誤薺作茨固泥近姚氏炳詩識名解又因爾雅茨薺分釋而以駁許鄭亦非也果爾則采薺當何詩耶。又案王注以蕢菘菘三者皆惡艸則連文頗不詞說文蕢與薺別段氏云據許君說正謂多積菘菘盈室蕢非艸名義似較順菘已見西京賦。菘注云泉耳也案爾雅菘耳苓耳郭注謂廣雅云泉耳也亦云胡泉江東呼爲常泉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說文苓菘耳也蓋卽詩之采采卷耳毛傳用爾雅釋文引

廣雅於郭所引外又有蒼耳之名今本亦脫王氏疏
證謂常泉一作常思思泉古聲相近胡泉一作胡蕙
蕙與泉同音齊民要術引崔寔四民月令云五月五
日採蕙耳卽泉耳也玉篇薺且已切泉耳也薺當爲
薺字之誤薺蓋從薺凶聲而讀如泉猶恩從凶聲而
讀如司廣韻集韻胡泉竝作胡萁萁卽薺字筆畫小
異耳列子釋文引倉頡篇泉耳之泉作萁亦薺之誤
詩正義引陸疏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葵白華細莖
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
瑤今或謂之瑤草幽州謂之爵耳余謂本草泉耳一

名薺與王注同沈約郊居賦所云陸卉則紫鼈綠薺
是也此與卷施草之施玉篇作施者異吳氏疏又引
永嘉志一名菜絲絲薺音同然似以此菜薺爲一物
矣。又案今本說文別有薺字云卷耳也但小徐本
無之又與蒼卷耳也同處而後漢書劉聖公傳注
引字林云薺毒草也廣韻同段氏據以駁正則今大
徐本恐不足據

啓九辯與九歌兮注云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
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皆可辯
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案大荒西經云夏

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注皆天帝樂名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開筮曰昔彼九寘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謂九歌又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義具見於歸藏郝氏謂此卽天問所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也賓嬪古字通蓋謂啓三度賓于天帝而得九奏之樂也故歸藏鄭母經云夏后啓筮御飛龍登于天吉正謂此事余謂山海經語未免近誕啓爲禹子禹樂卽啓樂王注是也羅莘路史注則云啓之所急在以商均作賓九辯卽九韶蓋商均以帝後得用備樂也辯當如徧此乃因天問賓商字而爲此論亦通但以王逸注爲妄殆不然又左傳惟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而不及九辯以爲九韶亦無據未敢臆決

夏康娛以自縱注云夏康啓子太康也又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注云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子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案姚氏鼐云啓之失道載逸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與澆並斥爲康娛王逸誤以夏康連讀爲太康僞作古文遂有太康尸位之語其失始於逸余謂墨子非樂篇引武觀作啓子淫盜康樂而今本子字有誤作乃者

故姚說云然

江氏聲謂啓乃當作啓子畢氏沈校本亦從之

然啓之敬承禹

道見於孟子何得以爲康娛自縱今所傳墨子譌脫

最多姚氏遽以其誤字爲準非也攷武觀卽五觀亦

卽五子墨子所引外逸周書嘗麥解及春秋內外傳

稱述無殊漢儒習聞其事故王逸依以爲說若東晉

尙書謂五子作歌悟主正與相反顧轉以僞作古文

追咎逸耶如果屬啓則上句已言啓此句又以夏字

代啓似非文義仍宜從舊說爲妥至康娛二字下文

再見固不嫌異解路史注引此作康豫自縱則亦有

異本也。又案戴氏震屈原賦注曰言啓作九辯九

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此

亦以夏爲夏后氏但康娛二字連文非謂康爲太康

耳然不以康娛屬啓言讀書志餘則云夏當讀爲下

左氏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皆作夏陽

此卽大荒西經所謂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及郭注引

開筮以國於下也蓋謂啓之失德竊九辯九歌於天

因以康娛自縱於下詒謀不善子姓姦回故下文有

不顧難以圖後云云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啓乃

淫溢康樂於野飲食將將銘筦磬以力湛濁于酒淪

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竹書帝啓十

年帝巡守舞九招於大穆之野皆所謂下康娛以自
縱者也又用失之失因王注而衍注內失國失尊位
乃釋家巷之義非文中有失字而解之用乎之文與
用夫用之同下文厥首用夫顛隕殷宗用之不長是
已若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則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
云兄弟五人居閭巷失尊位乎楊雄宗正箴管在
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
通用巷讀孟子鄒與魯閔之閔劉熙曰閔構也構兵
以鬪也五子作亂故云家閔家猶內也若詩云蝨賦
內訌閔字亦作閔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

私閔高誘曰閔鬪也私閔猶言家閔閔之爲閔猶鬪
之爲巷也法言學行篇一閔之市閔卽巷字宗正箴
作五子家降降亦閔也呂氏春秋察微篇吳楚以此
大隆大隆謂大鬪也隆與降通書大傳隆谷鄭注隆
讀如厖降之降逸周書嘗麥篇曰其在殷之五子殷
當作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所謂家閔也
五子卽五觀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
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
五觀或曰武觀竹書於啓巡狩舞招後紀十一年放
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墨子引

武觀亦言啓淫溢康樂是五觀作亂實啓之康娛自縱有以開之故屈子作是語也王注以家巷謂家居閭巷非是五子家巷卽當啓之世楊雄及王注以爲太康時亦失之余謂此說甚新其引墨子坐實啓之失德與姚氏同辨已見上豈墨子可信而孟子轉不足信耶且楚語以啓與堯舜湯文並稱元德何得一巡守舞招遠斥爲淫溢康樂楊雄漢人亦必有所受此處仍似戴說較勝至家巷爲家闕以聲轉得義人所不及特備錄以俟參考。又案馮氏景解春集云五子者是太康之子故曰圖後非弟也後果太康之

弟仲康立五子用失家巷確然可證此蓋以今書所稱厥弟五人乃晚出古文不足信也說亦可通

脩繩墨而不陂注引易曰无平不陂案楚辭本陂作頗注同校者謂應從頗弁云王注引易不必同今本余謂陂與頗音義可通而字則異書洪範作頗易泰卦作陂易釋文云陂彼僞反傾也又破河反偏也雖兼取頗之音義而不云一作頗唐元宗因讀洪範不知頗之可叶誼故詔改從陂然改書未改易也其原詔今册府元龜載之中明引周易无平不陂又引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可知易之陂古無作頗者本書思

元賦行頗僻而獲志兮注頗傾也蕭該音本作陂布
義切下亦引易无平不陂若易果作頗則注於頗傾
也下即可引易何必以蕭該音本為證乎楚辭今本
必後人所改非王逸之舊不得據以改文選也

攬茹蕙以掩涕兮注云茹柔爽也案如注意蓋以茹蕙
為一物玉篇茹柔也當即本此而吳氏疏引周少隱
云茹之為言食也詩曰柔則茹之此言茹蕙猶言食
秋菊耳然謂攬所茹之蕙殊為不辭周說非也吳氏
自說則曰茹香草名也本草名茈胡即柴一名地薰
一名山菜其葉名芸蒿辛香可食即月令之芸始生

沈存中云古人藏書用芸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
余謂茈胡有茹草之名始見於魏吳普本草其名芸
蒿見於名醫別錄爾雅權黃華郭注謂牛芸草葉似
菝葜說文亦云芸草也似苜蓿李時珍曰茈胡出山
中嫩則可茹老則采而為柴故苗有芸蒿山菜茹草
之名而根名柴胡也倉頡解詁芸蒿也似邪蒿可食
亦柴胡之類故蘇恭以為非柴胡據此知柴胡與芸
亦非一物但蘇頌圖經謂柴胡二月生苗甚香又有
茹名則與蕙並言義固可通若草之名茹最古者詩
鄭風茹蘆在阪即爾雅之茹蘆茅蒐乃今之菴草然

不聞其香非此類矣。○又案錢氏集傳攬作檻云茹猶藏也納也蕙草喻已美行檻而茹藏之且自掩其涕是以茹字上屬又一說也

夕余至乎縣圃注引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閭闔之中案錢氏集傳縣圃卽元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水經河水一篇注云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元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子又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涼風當卽閭風聲相近也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

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云崑崙有三角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名閭風巔一角正西名元圃臺一角正東名崑崙宮數說略異皆託於神仙之說吾令羲和弭節兮注云羲和日御也案廣雅云日御謂之羲和初學記引淮南天文訓爰止羲和爰息六螭許慎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是羲和專指日言而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注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

啟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
 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
 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
 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
 轉之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暘谷虞淵也乃兼日月
 言之又大荒西經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
 十有二此始浴之郭注義與羲和浴日同郝氏因謂
 史記五帝紀帝嚳娶嫫訾氏女索隱引皇甫謐曰女
 名常儀也常儀疑卽常羲羲儀聲近又與羲和當卽
 一人余謂此下文前望舒使先驅兮王注云望舒月

御也漢書楊雄傳望舒弭轡服虔注同廣雅亦云月
 御謂之望舒與羲和爲對據此知日御月御各別晉
 書律歷志云軒轅令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路史黃帝紀作尙儀
 似又不得混常儀於羲和至後世以爲月中有常娥
 者蓋常儀之異文儀娥古音通或作姮娥姮卽恒字
 恒亦常也此皆展轉相傳遂致異說耳

望崦嵫而勿追注云崦嵫日所入之山也案西山經鳥
 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郭注日
 沒所入山也郝氏謂穆天子傳云天子生于弇山郭
 云弇茲山日所入也玉篇引此經作崦嵫余謂淮南

天文訓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太平御覽
引作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地曙于蒙谷之浦
有注云崦嵫落菅山細柳西方之野蒙谷蒙汜之水
今覽冥訓云日入落棠高誘注落棠山名則嘗當爲
棠之誤落棠殆崦嵫之異名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注云咸池日所浴也下引淮南子日
出暘谷浴於咸池案注所引亦見天文訓高誘於此
無注而上文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注云皆
星名故錢氏集傳本之又後少司命篇與汝沐兮咸
池王注云咸池星名也蓋天池但天池非卽是星晉

書天文志咸池三星在天潢南天潢者天池也然則
咸池之所以得名正以其星近天池矣。又案困學
紀聞云天宮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
元武吳氏仁傑曰蒼龍朱鳥元武各總其方七宿而
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咸池魚圍者是已
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近錢氏大昕非之謂天宮書
咸池曰天五潢又曰五車帝舍古人言咸池者皆兼
五車天潢三柱而言後世臺官析爲數名僅以三小
星當咸池之名而史漢之文不能通矣據此則咸池
實卽天潢故以爲浴日但日出于東而咸池爲西宮

云浴者疑亦因池潢之名而爲之說

折若木以拂日兮注云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
案大荒北經云洞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
若木水經若水篇酈注及本書甘泉賦月賦注所引
洞野竝作灰野疑今本洞字誤淮南墜形訓云若木
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與此正同又海內
經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
焉酈注亦引之而云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
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據此知黑水之
若木非崑崙西極之若木故錢氏集傳亦云此言折

木拂日使不亟入則謂灰野之若木也又說文爻部
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爻木也象形爻而灼
切蓋卽若字郝氏謂說文所言是東極若木山海經
所說乃西極若木不得同也余謂如說文語則若木
卽扶桑此文上云摠余轡乎扶桑承咸池而言下乃
言若木不應復舉當是西極之若木段氏以爲二語
相聯若木卽扶桑恐非若天問云羲和未陽若華何
光舊注以爲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其有日處日
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則亦指西極之若木而
言矣。又案王氏學林云玉篇廣韻皆曰爻搏桑爻

木也榑桑即扶桑爰木即若木扶桑在東若木在西
 謝希逸月賦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若英即
 若木也然李賀詩曰天東有若木豈誤耶余謂王氏
 但知西極之若木而不知東極亦有若木以說文觀
 之則賀詩正不誤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注引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
 飲之不死前思元賦斟白水以為漿李善即引此注
 案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釋文引孫炎云白者西方
 之色也又引郭注云發源處高激峻湊故水色白也
 今本
 脫文 郝氏謂後漢書注引河圖云崑崙山出五色流水

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然則白水即河水故
 左傳晉文投璧於河而曰有如白水晉語即作有如
 河水是其證也余謂郝說本之困學紀聞萬氏集證
 御覽引山海經曰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
 嵩山五萬里有清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
 出東北取曲向東南流為中國河郝謂初學記亦引
 之乃禹本紀文非
 山海經也與河圖略同若今淮南墜形訓說崑崙云疏圃
 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
 死與此不同讀書雜誌謂御覽地部引淮南與此注
 所引皆作白水後人妄改為丹水水經河水注引作

丹水亦後人依俗本改之但爾雅又云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注云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混淆宜其濁黃是河水之黃在并所渠以後據覽冥訓過崑崙之疏圃高誘注疏圃在昆侖之上則水不宜黃彼此終參錯未知其審。又案下句登閼風而縹馬閼風正屬崑崙故知白水卽河源若海內東經白水出蜀郭注云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漢志廣漢郡甸氏道有白水出徼外東至葭萌入漢蓋別爲一水非此也

求宓妃之所在注云宓妃神女也下文夕歸次於窮石兮注引淮南曰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案姚氏鼐云宓妃蓋后羿之妻天問所謂妻彼洛濱者是也下言歸次窮石窮石是羿國羿自鉏歸於窮石也余謂注以下蹇脩爲伏羲氏之臣古伏與宓通故宓妃謂伏羲氏女天問以爲羿妻本屬荒誕此注於窮石不引左傳而引淮南子正有斟酌蓋此窮石乃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所云合黎山一名窮石山者也今以屬羿國則下句濯髮洵槃又將何說姚說似未確錢氏集傳旣云宓妃伏羲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而於窮石引淮南兼引左傳直以爲一地亦非也。

又案地里通釋云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是窮石與合黎相近而非卽合黎洪氏圖志云窮石山在今甘州府山丹縣西南一名蘭門山也至后羿之國曰有窮亦曰窮石見昭四年傳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江氏考實云水經注窮水出於安豐昭二十七年楚與吳師遇于窮卽此今在英山縣境或謂在霍邱縣然此窮水窮地偶與有窮同名耳非羿國也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此爲近之鉏則今滑縣東十五里有鉏城是已據此知羿國之窮石與弱水所出之窮石

絕不相及不容混合爲一且羿之遷豈得遠至張掖乎。又案說文窳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窮與窳今古字段氏亦云左氏之窳石杜不言其地所在蓋非山海經離騷淮南子所云弱水所出之窮石也說文弱水出張掖山丹則去夏都安邑甚遠惟許於鄩善之下卽出窳字固謂西北邊耳余謂後人以羿之有窮合弱水之窮石或卽因此然許未明言說文次第亦不無移置不得執此定羿國在今之山丹也

吾令蹇修以爲理注云理分理述禮意也案朱子集註謂爲媒者以通詞理也錢氏集傳云理猶陳說也意

皆略同王注在此處頗順下文理弱而媒拙若亦以爲通詞陳說則須倒轉其語作媒拙而理弱方成文義而集註云恐道理弱錢氏云君不賢而欲求賢則於理既不足又與前說異殊覺紆曲至九章思美人篇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媒理對舉尤不可通矣惟宋周氏密浩然齋雅談云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行使也此說甚合蓋古理與李通管子大匡篇國子爲李注李理同故行李字亦作理漢李翁析里橋郟閣頌行理咨嗟是也但廣雅釋言明有理媒也之訓更無假他說而周氏尙未引及且王注下云使古賢蹇修而爲媒理也正不誤乃不卽以理爲媒而先作分理之解反贅耳

忽緯繡其難遷注云緯繡乖戾也案說文無繡字惟支部鞞字云戾也段氏謂緯者鞞之假借廣雅釋訓鞞懼菝刺也菝刺卽乖戾之義玉篇亦作懼廣韻二十一麥作徽繡云乖違也馬融廣成頌徽媿霍奕別鶩分奔然則鞞與緯徽繡與懼媿並字異而音義同朝濯髮乎洧槃注引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案西山經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苕或作若郝氏云疑

卽蒙水也郭注引禹大傳與此注同是郭以涓槃卽
 苔水矣余謂苔與若字形易混作若者似卽海內經
 之若水郝疑蒙水本之王逸注崦嵫山下有蒙水水
 中有虞淵此語李善本刪然則涓槃亦西極之地說近是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注引呂氏春秋曰有
 娥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案天問篇云簡狄
 在臺嚳何宜只簡狄卽有娥也淮南墜形訓有娥在
 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高誘注云姊妹二人
 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又海內北經有帝嚳臺與帝堯
 帝舜臺竝在昆侖東北亦海外北經所稱衆帝之臺

也帝嚳臺當謂此瑤臺矣

索瓊茅以筵筭兮注云瓊茅靈草也案瓊朱子集注作
 蔓吳氏草木疏錢氏集傳皆以爲卽爾雅之菑蔓茅
 但說文及爾雅郭注陸璣詩疏釋蔓茅者皆不及離
 騷郝氏因謂離騷之瓊茅注云靈草非菑也余謂史
 記封禪書古之封禪一茅三脊所以爲藉孟康曰謂
 靈茅也禹貢菁茅亦荊州所貢又水經湘水篇注引
 晉書地道志言零陵郡桂陽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貢
 之以縮酒離騷所稱瓊茅疑卽此類重之故曰瓊茅
 朱子集注於九歌瓊芳云草枝可貴如玉正相同後

人以瓊蔓同音字遂作蔓與然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蔓茅漢祭甘泉用之吳氏疏亦引其語可用以祭當卽可用以下且陸疏言菑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亦有臭氣詩我行其野毛傳云菑惡菜也殆謂其赤而臭者而郭注以蔓爲赤華與其注菑當白華不同乃緣瓊爲赤玉故耳實則瓊非赤玉吳氏辨之甚悉詳見前雪賦是瓊亦爲白說文蔓茅菑也一名舜又舜字云艸也楚謂之菑秦謂之蔓吳氏謂特秦楚方言之異非必赤華爲蔓是已推此則離騷之瓊茅卽言蔓茅用其白而香者義正可通不必定

以靈草爲別一物而轉無所指實也○注又云筵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筵案方氏通雅云後漢書方術傳序有逢占筵專須臾之術注曰筵專卽筵筵筵八段竹也輟耕錄言九姑元女課折草一把以三除之不及者爲卦論其豎橫有太陽老君太吳洪石等九號所云結草折竹以下其此類乎余謂說文筵羅絲筵也筵圓竹器也漢書王莽傳以竹筵導其脈注云筵竹挺也皆非此義說文別有筵字云以判竹圓以爲穀器耑與專通則筵亦判竹也又專字云六寸簿也段氏以簿爲手板當亦可剖竹爲之觀

此筵簞直相似破竹以下疑如今之杯琰廣韻云杯
琰古以玉爲之演繁露云或用竹根琰一作筴石林
燕語云高辛廟有竹杯筴正所以問卜抑或專占音
同以筵爲占猶逢占之名與

巫咸將夕降兮注云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案
史記封禪書云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故注
云殷中宗之世尙書巫咸臣名而以爲巫覡朱子駁
之是也說文云古者巫咸初作巫蓋出世本作篇不
必定爲殷相考周禮籒人辨九籒之名中有巫咸鄭
注讀巫爲筴是筴有咸稱巫之稱咸或亦此類山海

經海外西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
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又大荒西經云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真一作

貞一作巫孔一作禮 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

在郭注言羣巫上下靈山採藥往來也是十巫之中

巫咸爲首當因是遂多稱巫咸水經涑水篇注云鹽

水流逕巫咸山北蓋神巫所游故山得其名矣谷口

嶺上有巫咸祠卽引山海經之文是也若列子莊子

皆言鄭有神巫曰季咸殆又因巫咸而爲名與○又

案太平御覽引歸藏云昔黃帝與炎帝爭鬪涿鹿之

野將戰筮於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困學紀聞原注引郭璞巫咸山賦序云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見藝文類聚地部則是謂巫咸之名起於上古非自殷之時始也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竝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案迎與故不應失韻張氏膠言引或說云迎疑遲之誤遲訓遇訓逢有迎義余謂非也迎當爲御與上文帥雲霓而來御一例御本迓之借字迓訓迎字形亦與迎近傳寫遂作迎史記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集解引徐廣曰迎一作御是其證也後湘

夫人篇九疑續其竝迎與此處語同迎亦當作御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臯繇而能調案同與調雙聲字詩車攻之五章首句攸字與末句柴爲韻中間調同自爲韻宋吳棫韻補卽引騷經朱子從之是也顧氏詩本音謂詩中首尾爲一韻中二句爲一韻者蓋詩之變體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稷與極韻天與民韻儀禮士昏禮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相與常韻事與嗣韻楚辭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首與守韻在

與死韻宋玉風賦被麗披離衝孔動捷踰渙粲爛離
 散轉移離與移韻捷與爛韻皆確江氏標準乃謂調
 同非韻引桑柔詩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
 背善詈為證謂戾詈韻而寇可非韻不知此詩上三
 句與下三句合為韻戾與詈韻寇與予韻顧氏謂寇
 反與予協後人
 混入五十候韻可與歌韻不得截取四句以為說也
 至謂屈子誤以車攻詩為韻故效之古人不必無誤
 東方朔七諫不量鑿而正桡兮恐矩矱之不同不論
 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又誤效離騷夫數處左
 證如是而統謂之誤可乎蓋江氏雖講古音猶多泥

於今韻於後人分部多恕辭遂致轉疑古耳○又案
 李氏紬義云詩之調與飲柴韻不與同韻周南怒如
 調飢傳調朝也釋文又作朝考工記大車之轅摯注
 云摯朝也釋文朝音周一音弔或竹二反儀禮既夕
 篇志矢一乘軒朝中注云朝摯也賈疏謂鄭讀朝從
 摯然則經調字當作朝音竹二反余謂調之為朝本
 屬借字朝摯雙聲故以聲得義考工記釋文先音摯
 竹二反下因摯訓朝遂改朝音以從之非也玉篇廣
 韻朝無他音調又非摯義自當從本音本訓李說未
 免紆迴且與離騷七諫不可通屈子東方皆近古固

以調叶同矣至詩之隔韻則犬戴禮投壺篇貍首詩
 曰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旣獲卒莫孔氏補
 注莫音暮與射韻聲旌自爲韻與車攻五章同此亦
 一證附案蕭肴部字有與東合者已見藉田賦○又案漢郊祀歌曰出入
 章云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陳氏本禮云調
 字叶龍余謂彼下文使我心苦訾黃其何不徠下下
 與苦韻論文義六龍之調當上屬自與龍韻可見調
 之叶同漢以前多有之不得謂其非也至韓子揚摧
 篇形名參同上下和調明亦同調爲韻尤可爲此處

添一左驗

說操築於傅巖兮注云傅巖地名案傅巖史記作傅險
 巖險音義通書孔傳傅氏巖在虞虢之界據漢志宏
 農郡陝縣故虢國此南虢也北虢在大陽又有吳城
 爲虞封大陽今解州平陸縣與陝州接壤閻氏若璩
 四書釋地云傅巖在平陸縣東三十五里俗名聖人
 窟說所備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卽
 左傳之顛軫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
 則築以成道謂之軫橋說爲人執役此地至今澗猶
 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自注似以騷辭爲不然
 然閻說全本水經河水四篇注彼以備隱止息卽繫

幹橋下竝不分別且史記正義巖在陝州河北縣北
 七里河北卽平陸元和志亦云七里而寰宇記作二
 十里一統志作三十里顛幹坂元和志在縣東北四
 十五里寰宇記作四十里洪氏圖志作七十里里數
 參差不足異惟墨子尸子俱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則
 閻氏以爲大非矣。注又云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
 罰案書傳說代胥靡築之是閻所本亦見野客叢書
 蓋以史記說爲胥靡爲字讀去聲但荀子云胥靡之
 人授天下之大器正指傳說鵬鳥賦亦曰傳說胥靡
 乃相武丁與此注合則史記之爲可如字讀此如漢

之申公先被胥靡而後以安車迎之也

恐鸛鳴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注云鸛鳴一名買
 鷓常以春分鳴也案鷓字單行楚辭作鷓一作鷓買
 鷓漢書注作買鷓爾雅鷓周郭注云子鷓鳥出蜀中
 郝氏謂子鷓卽子規又作秣鷓史記歷書秣鷓先淖
 又作姊歸高唐賦姊歸思婦楊雄賦作鷓鷓鷓鷓之
 聲轉爲鷓鷓枚乘梁王菟園賦作蜺蛙張衡思元賦
 作鷓鷓又轉爲杜鷓御覽引臨海異物志鷓鷓一名
 杜鷓春三月鳴晝夜鳴不止至當陸子熟鳴乃得止
 耳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鷓華陽國志作子鷓鷓鷓

亦聲轉也又廣雅云鷦鷯鷦鷯子鷦也王氏疏證謂李善注思元賦引服虔曰鷦鷯一名鷦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王逸以爲春鳥繆也服虔蓋謂春分之時衆芳始盛不得云百草不芳因以爲五月始鳴之鷦五月陰氣生而鷦鳴百草爲之不芳也然離騷言此乃假設爲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號羣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鷦爭鳴而衆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爲疑矣而顏師古漢書注乃遷就其說云鷦鷯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思元賦舊注則云

鷦鷯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鷦鷯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此皆於王服兩家不能決定故爲游移之說而不知鷦鷯春月卽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言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余謂服虔旣以鷦鷯爲伯勞廣韻乃合鷦鷯與鷦鷯爲一物玉篇鷦鷯鷦鷯也或作鷦鷯與鷦鷯皆云布穀鷦鷯子鷦也鷦又爲布穀蓋物類以相似而致淆紊者固多矣若錢氏集傳云杜鷦常以立夏鳴則猶是顏師古之說耳

余以蘭爲可恃兮注云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下文椒專佞以慢諂兮亦云椒楚大夫子椒也覽椒蘭其

若茲兮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案注特以椒蘭之名適同其人故爲此說實則騷經中皆借草木寓意不應此獨直斥且椒與椒對舉揭車江離又與椒蘭並言若一屬人一屬物辭殊不順注義似非錢氏集傳以蘭與椒椒並喻所收賢才較爲得之

椒又欲充其佩幃注云椒茱萸也案說文木部椒似茱萸出淮南爾雅椒椒醜茱萸注椒似茱萸而小赤色是許郭皆以二者微異廣雅則謂椒卽茱萸詩唐風椒聊篇正義引李巡注亦云椒茱萸也與此注合又說文草部蕝字云煎茱萸漢律會稽獻蕝一斗禮記

內則三牲用蕝鄭注云蕝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椒則說文之蕝卽內則之蕝鄭君亦以爲卽椒不待煎後始名爲蕝矣椒亦作蕝南都賦蘇蕝紫薑蕝與蕝字形相近也

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注於上文折瓊枝以繼佩及此處皆不釋瓊枝惟後九歌東皇太一篇盍將把兮瓊芳注云瓊玉枝也案錢氏集傳引博雅云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華食之長生博雅卽廣雅今本無此文惟釋地玉名有瓊支支與枝同玉篇引莊子外篇則云積石生樹名曰瓊

枝其高一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琅玕爲之實此云瓊靡殆謂取瓊枝之實而屑之與。又案海內西經云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郭注琅玕子似珠郝氏謂如玉篇所引莊子是琅玕卽瓊枝之子似珠者也亦見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引莊子逸文老子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卽山海經之說與玉篇略同附案吳都賦瓊枝抗莖而敷藥劉注引楚辭精瓊藥以爲糧與此處有異字善注亦引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千里下宜有其樹二字方可通

遭吾道夫崑崙兮注云遭轉也楚人謂轉爲遭案徐氏文靖云易屯二屯如遭如王弼言正道未行困於侵害故屯遭也此所云遭吾道者蓋亦屯遭之意余謂湘君篇亦云遭吾道兮洞庭與此文法正同彼處豈得謂之屯遭乎徐說非是仍宜從舊注

遭赤水而容與注云赤水在崑崙案錢氏集傳引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穆天子傳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余謂海內西經云崑崙之墟在西北赤水

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下亦列河水洋水弱水惟西北隅多黑水西南隅多青水淮南墜形訓亦祇言四水皆廣雅所本也此蓋承上崑崙而言。又案楚辭惜誓篇涉丹水而馳騁兮王注丹水猶赤水也引淮南赤水出崑崙與此注同是赤水卽丹水矣

指西海以爲期注於西海無釋案各本楚辭皆不及此惟宋洪氏邁云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無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稱四海蓋引類言之離騷指西海亦寓言爾程氏大昌則云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固嘗見之而載諸史史記大宛傳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

海漢書西域傳條支國臨西海後漢班超又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而西海之西有大秦夷人與海商常往來是非寓言也日知錄曰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寧有青海安知漢人所見之海非此類耶余謂史記索隱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故地理志羌谷水亦云北至武威入海不謂大海也據大荒西經屢言西海曰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曰西海階中有神人面鳥身至其後文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邱正與此處上文由崑崙崙崙行流沙遵赤水合又明藏本

山海經於赤水行東北下有西南流注南海語流沙
見後招魂注亦云西海今經於河水下云入渤海郝
氏謂渤海即翰海水經云昆侖河水出其東北陬屈
從東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蔥嶺出于闐東注
蒲昌海于闐即大宛傳之于寘可知史漢之海即蒲
昌海也凡諸所言海亦皆在西域然則屈子稱西海
殆指此等而未必以今之大海為有西海矣附案爾雅四海為夷狄戎蠻鄭注周禮四海猶四方皆不屬水
奏九歌而舞韶兮注云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
樂也案如注說舜禹並舉即不應禹在舜上此當是

一事陳氏逢衡云韶作于舜而禹親承之命臯陶作
夏籥九成以昭其功說見呂覽路史亦言禹駢三聖
乃興九招招即韶也余謂尚書大傳言招樂興於大
鹿之野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下云成禹之變垂於
萬世之後後又言廟中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
道興鄭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據此則韶亦屬禹言
奏九歌時即為韶舞故周禮以九德之歌九磬磬亦即韶
之舞連文非截然分說也又大荒西經云夏后開得
九辯與九歌以下下云開焉得始歌九招竹書夏帝
啟十年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然則此語與前文

啟九辯與九歌正是一類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注云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案錢氏集傳云原作離騷在懷王時至頃襄王遷原江南始投汨羅不當預言投江事從彭咸所居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也余謂前文云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當是已懷死志故於彭咸一再言之前注但言願依彭咸遺法以自率厲尚意在諫君而此言從其所居則直欲沈淵矣洪興祖云蓋其志先定非一時怨懟而自沈也義固可通特注不當卽指定汨淵之地耳

